



梅山集
八

書

廿七

~16
2373
9



和
2873
28-9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書

答李稚度

承憲○甲午陽念

子臯之不肯償禾從而爲辭者固難免恃寵虐民之
譏所以爲愚歟劉氏雖曰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然
季與高其姓異特以高柴字子羔而云爾然臯與羔
字亦不通則子臯子羔其爲兩人也審矣子羔方長
不折則詎犯人禾啓蟄不殺則詎忍虐民避亂尚不
徑則詎其葬妻而犯人之田乎且愚者知不足而厚
有餘則亦詎有當庚不庚之理哉故曰子臯非子羔



也

宋時習俗喪家設酒宴客客亦恬不知愧故程子之訓乃爾是所謂以禮自處而以禮處人也食於有喪者之側猶當不飽况會下而飲酒食肉乎喪葬時祇宜以素食對客客亦食素晦翁亦云祭饌只可分與僕從以其可施於僕從而不可施於賓客也

李繼善故事載朱子大全答李繼善書可考而知也古禮凡言服中冠子昏子咸以父言而家禮并舉母焉古禮之不言母者即以家無二尊而婦人私服無干於夫家也若母之私服朞以上喪則其父在者冠

昏皆可行蓋冠之見母權殺其禮昏之婦見醴餽與戒女父可獨行也若無父者昏則無爲之見婦送女者恐不得行而冠則可行也但母服舅姑若長子三年則朞年後身雖無服冠禮亦不當行是爲前輩定論不可易者也宋先生以本領未正百事俱碍爲喪中昏娶者之大閑而家禮以身及主昏者無朞以上喪爲成昏之期朞服猶然况三年之喪乎晉法朞喪嫁娶者至被劾治大明律居姑兄姊喪而嫁娶者杖八十期制之降爲大功者猶不可行也今俗不知三族不虞之義忘哀借吉喪紀大壞詎可諉昏不失

時而或忽於守經哉巍巖之舍朱子成訓而惟李繼善是遵者無乃苟乎

娶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不計外屬之尊卑遠近而結昏者恐未成倫理雖云破族齊當順序以故朱先生常論姑舅子爲昏亦自以孫女妻外孫而曰從古已然只怕位不是位不是者失序之謂也漢惠之娶甥女自不免亂倫內外兄弟以總親而相昏者非所以遠別故大明律禁外姻有服尊屬卑幼共昏至及異姓再從亦不得昏而再從之子女爲昏有尤翁定論恐可遵也自從七寸宜若可爲而非同行也終

欠倫序近齋有云郎材之外七寸非兄弟行以郎材之母親而言則與五寸叔爲查恐似未安世人之以六寸爲查成俗已久而五寸爲查則未之聞也親戚旣疎而昏媾復合雖是散聚之理曷可不論行第而爲之哉近翁說恐是守經爲永世法者也

三年中有常待之義則無所事于辭神而虞祭特言之者是日也以虞易奠備一初之祭禮故要見其祭終也陶翁說雖名曰辭神只是告以撤饌之意者恐得精義無容議到

古者死者不冠但以帛裹首謂之掩蓋所以保護肌

體貴於柔軟堅實冠則磊礫難安所以爲男女通用也後世幅巾作而掩廢然幅巾者男子之服也女喪祇當用掩掩制載士喪禮而其詳則陶菴答蔡命洪書可考也士喪禮不言掩色則可知是白蓋反太古冠布之義也女帽通俗之所用而其出無稽曷可舍禮服而從俗制乎

深衣男女吉凶之所通服婦人襲亦當用深衣男女不嫌同服則帶亦何異哉衣用布純用黑無內外之別也裨是昏衣制如深衣但緣用紅色是爲殊耳若色用青緣用紅則裨衣已矣禮婦人復不以裨卽事

鬼神當以祭服之義也裨猶不可以爲復况襲乎圓衫近俗昏喪之所通用而其制無所考或云是皇明命婦之服未知是否圓衫長衣衣裳相續有古禮服遺意而終未若深衣之爲有經據耳

鎮石二字出隋書秦孝王俊傳有曰何用碑爲之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鎮石之必於良方者以其爲地紀也且艮是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始成終故曰成言于艮也宋徽宗之艮嶽亦取斯義而適足以促亾何救乎青城之禍哉儒者所誦法只是惠迪吉從迨凶而已吉凶之分存乎修悖豈係於防

災禦鬼哉禳災左道也猶不可施諸家宅况先墓乎
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是爲常經通義必以獲罪
於天無所禱存心則非直不爲鎮石之不經而已

與李稚度乙巳七月

聞所尊閣者宋朝名臣錄云亦可以忘暑否宋朝人
物當爲三代後所擬有洛建道學尚矣若至事功名
節文章之盛亦非後世之所可及者且吾東立國規
模士夫風氣與趙宋相侔故往往若同國而并世
也晦翁錄名臣言行要其有補於世教在吾東亦云
爾呂坦夫之陰結閣豎用致瑤華之變王介甫之擅

擬新法用胎沿吳之禍俱不合班諸名臣故楊升菴
至以爲夷狄猶知惡安石而朱子反尊崇之安得起
九京而一問之耶斯言如何入名臣錄者非取其行
備德全有一節可紀則不遺在安石祇取其文學行
義是亦出於大公心量何嘗恕其誤國之罪哉尊崇
二字亦無忌憚而云爾也升菴且云宋人議論不公
不明是則專肆譏斥多見其不知量也各臣錄與自
警編互爲表裏參察則相發尤好收功毋忽毋忽海
東名臣錄雖有數家編輯俱欠成書惟高明可以足
成幸亟畱神焉

與李稚度 庚戌陽月

霈宥出自特恩恩光與天無極爲之贊頌荷佩計應
返第已然耶姑未耶再涉鯨濤氣度罔愆不仗平生
忠信則何能乃爾亦有演易用資涪州氣力否乘長
風破萬里浪固是大好伎活而亦能登瀛島上頭仰
捫南極星俯酌白鹿潭如九翁三淵矢願否程叔子
任僂居住而猶懷畏約至云時事雖變我何敢變是
乃安身立命之義諦爲高明願之

答金起哉 相喜○壬子最靈辰

史道隣先生遺稿今纔傳寫故謹茲壁上伏幸視至

焉斯翁經濟大才不讓於宗汝霖李伯紀苟能充闡
志業則進可以恢復中原退可守半壁臨安而被馬
阮兩賊所扼手足靡措進退維谷竟做張睢陽而止
每念斯事直欲天問大招而不可得也准其答多爾
袞一書名正言順卽宇宙間有數文字當與霄壤同
其不泐是爲三百年結局而可以藉手拜祖宗於九
冥者也旣生史瞿諸賢而經綸事業不得做天亦何
心哉東晉南宋各義不純而猶能偏安江左享籙百
年而 明室南渡三皇被弑立國不住竟致殄祀此
何天道乎氣數推做天亦奈何不下歟抑 洪武永

樂之世嗜殺不已流血漲天馴致促邦祚而折民命
無復深仁惇德可以垂裕後昆而然歟是爲所歎息
痛恨者也

與李在邦

承達○戊午臘月

新婦之見于夫家內外親禮也而近俗拖及於夫之
姊妹夫姑姨夫大無防閑所謂非禮之禮正指此等
處也弟於此執之甚固人或譏之以詭異而自以爲
得禮之正未知意下如何

答李在邦

癸亥四月

上墓定在何日禮登壠不歌南軒松江適父母墓輒

哭以體魄之所托也自不禁怵愴之心非直以霜露
之感也然則張樂榮掃其心安乎歌猶不可况樂乎
向陳瞽見未蒙領納竊所訝惑兄幾年讀書而尙不
解此箇道理反效俗子爲耶爲鄉里人耳目弁髦禮
經正訓乎鄉人中苟有識者得無爲所鄙耶亟止之
毋吝近聞夢梧金公及篤唱名展墓日州尹致樂俾
榮之公謝遣茲事正好取法故并及之李秉模疏本
弟亦不得見而槩聞傳者之言杜撰回互殆不成說
話云自是其人本色固不足責而不待 朝家處分
乃敢上本對辨極口反詈可謂無忌憚矣至媚虜一

款以爲自冠履倒置以後權宜文字無所不用而獨於其詩工訶云尤令人曾中勃勃所謂權宜文字卽三田碑之類而係 國家存亡故不得已而作然亦爲尤翁所嚴斥至比於孫覲矣胡庭獻詩何患無辭而忍以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尊親底孔夫子比擬於犬羊之賤耶今乃曰工訶亦盜憎主人之意耶

答李在邦

丙寅三月

子平之累今已除矣可能辦五岳之遊否膏車秣馬俱非窮者之所可爲者惟坐吾廬讀吾書可矣不識

近課在何書書籌日以富否如兄才學過人遠甚宜其見用於世而兄知退而不知進我自忘世而世亦忘我忘固何妨縱使不忌何處下手如金退漁尹臨齋諸公幾不識君面而若其清風峻節扶植世教此所謂不報爲報也此固吾兄所宜觀法然此數子者亦武而未韶須如農巖寒泉退藏研經倡明正學卓然爲今與後之標準方可謂第一流也固守東岡之陂高則高矣夷曠蕭散聊以遣日而已則非所以盡性分之所有也爲吾兄計顧不當與農寒爲歸耶世間萬事須與變滅都不足以累吾靈臺惟窮理禪躬

爲安身立命之地惟兄懋哉懋哉

與任景文 翼常○丁卯正月

己突爾否冠者將以責成人之道也自斯禮之廢天下無成人焉以故程子曰既冠不責以成人之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之也冠之於人其重如此所以爲四禮之首而責四者之行其禮可不重與今賢者新加元服知所自重否三祝辭字字句句無非從爛用天理中流出而每段精義重在中間兩句棄幼志順成德修其內也敬威儀淑慎德內外交修也以成厥德德之盛也若無自修之實安能壽考維祺受天

之慶乎幸常常誦味參倚前衡用作終身服膺之資焉賢者早服詩禮之教所自視者應不與衆人班人亦不以衆人望之不識何以當之惟息所以夙夜無忝而已荷相與之厚僭易及此可諒苦心否歲新進修亦新餘蘄春寒加重

與任景文 辛未長至之翌

近齋先生爲衙子弟深居子舍看書不出官吏殆不識其面此所願學而未能者已所不能爲景文願之貴邑無妓否近翁於斯事持守彌嚴嘗曰吾非但澹於色欲亦以父兄之邑子弟近官妓尤不可云此南

冥所謂鐵門關人鬼之所判也視吾身如白玉一失
脚卽成粉碎視九物如鴆毒一入口卽立死須臾堅
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難贖固已可畏而重以
程門禽獸之訓至嚴且正每一誦之汗未嘗不發背
沾衣此吾輩所宜志戒也

答任景文 壬申元月

爲作惜別書抽簡而題面者宿矣因晨昏而闕之卽
被先施之意甚厚彌恨其未能耳仍審銀海文室所
苦旋平已足欣悵重以迓年大納吉祥尤喜之大者
名樓靜宵共賞一年初月是何等韻事是何等清緣

月至而人不至鬚竚之極雙眼欲穿果被達者所沮
敗咄咄嗟歎莫之自解從此雲飛雨散東逝西峙不
知何時可償未了之債所留恨於名境者當與南樓
同其悠久耳爲之奈何盛課計應與歲俱新不識在
何書若不離太史書無已過乎經史固所兼治然當
主經而容史座下以史記一部作爲家計殆若不知
此書之外更有他書莫無中子長之毒耶是亦先入
之所爲主耶雖欲爲文章當先治詩書以培作文之
本子美之詩退之之文出於詩書尤翁文章亦得書
傳孟子之力然文章一小技耳是書豈直以文章求

哉讀之而有得焉則聖人可學而至文章亦可以好矣壅其源而導其流涸其根而食其實理之所必無者吾將見景文之勞而無功也呂成公尊尚馬史非專爲治詞章而朱子嘗歎其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亾之端至謂如此讀書不若不讀之爲愈况如景文直爲詞章而已乎承當朱子訓莫無發惶汗否嘗聞前輩治舉業者未有不貫誦庸學而出入場屋雖功令之技不本於理義則不可以爲文故耳景文移其所好反于六經真知布帛菽粟之當衣當食則雖欲近異製

而悅邪味亦不可得矣文章雖好是亦虛樂亟改此度因文入道是爲日夕所厚望也

答任景文

己卯閏四月

仙遊之勝會所目擊而心悅者常勞夢魂頰頰在中今承俯示不覺喚醒斯地也正庵所謂華陰也陶庵所謂鶴泉也兩賢咸欲卜居而不遂陶菴則尙有遺墟存焉亦有鶴泉誌先輩於此豈苟然哉茲士處在萬山之中而原野平曠草樹馨香村落皆背山臨流生理優足卽晦翁所云除是人間別有天者真隱者之所盤旋也宜座下之比於武陵也必圖所以樹屋

爲尊府文丈晚暮邁軸之所用成兩賢未了之志如何如何潑峽舉不脫殺而茲區獨無鹿險真治亂可居子孫可藏之地也湖左諸勝莫尙於此此所以爲景文願之者也

與任景文 己丑七月

見課太極說計應卒業陰陽造化之妙天人性命之原已有所見及否斯圖也有宋之河圖斯說也有宋之易也非悠悠意思草草工夫所可得力屈其至敏從事鈍功極潑研幾融貫會通迤及於通書西銘如何如三書者乃學問之綱領學者必先究心然後可

以論盡心至命之事莫視以老生陳談千萬留神益復溫繹如蚊子之啄鐵牛棄命一鑽和身透入如酷吏之勘老獄窮覈到底決不恕他方可以透得徹打得過以哀侍聰明才氣苟能爲力則如轉戶樞何理之不可窮而何事之不可濟乎

答任景文 庚寅陽月

俯示盛稿屢回奉繹才力濃富奇思繹絡如八梓澤如觀浙潮如快馬走坂健鶻摩空犖然有不可御之氣焯然有不可掩之光令人眩奪口呿而退三舍然竊覩有不遇之感不平之嗚見于毫墨之間往往如

燕趙屠市悲歌擊筑噓唏煩醒不能自聊莫無有欠於聖人樂天知命安土敦仁乎至若揆銓方岳之云恐亦欠於雅馴無乃以文爲戲不規規於繩尺乎續龍門自序而作故猶襲其習氣歟以己見搏量湊合高自標置下視世人卽古今文苑之所通患座下豈爲是哉向見尊閣朱書爲三餘功課因作家計畢生鑽研則何患不和以大雅灑以平淡卒歸於醇乎醇者乎昔人有云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是所謂宰之以理也景文之誦法紫陽意在斯乎但恐自處已太高

不肯放下就實處做工夫如紫陽成訓也荷相與之厚安控惘臆謂應出於以德之愛也尊先生書牘謹茲收呈精義妙論錯落在中可以不朽不准歲寒心期之感通幽明也傳寫後惠還俾之粧靚爲帖畱與子孫看也大隱高士棲屑荒郊不奠厥居令人代悶然古來賢傑舉多蓬累而行浮家泛宅任其止泊大化所驅莫之然而然爲之奈何

答任景文

壬辰流頭日

今日之會固所願言而貴主喪未成服 聖上方在悲疚不寧之中卽以此時尋幽選勝竊有所不安姑

退以數日恐宜雅意如何沁園喪患固無與於吾輩
而在 至尊爲切憾也故姑不敢跌宕於泓湄樽俎
之間成服後則恐不必爲拘也

答任景文 壬辰七月

六旬相期一會適願而到底被人辟除拘儒處世靡
往不戛戛益覺不出戶庭爲无咎也仍思古人有三
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
盡世間好山水三者俱不可已而老病垂死形神俱
竭螢蠹枯而鞵襪戢願何能就也但當世好人無如
吾景文者一日相將可當千載經宿而猶充然有得

卽蒙先施手華朧摯恍若更携於泓湄樽俎之間也
矧審素履益貞昨席竊觀詩息在層宇間應不須濁
酒三盃可洗出愁腸萬疊曷不示及用資喚醒乎科
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是爲孤矯語莫愁
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是爲曠達語孤矯者
易偏於傲曠達者易歸於流要須二者互濟可期品
量圓足願承盛論用作處世之真詮焉第衰氣苦欠
耐暑惟思携座下於烏石靈源而亦何可得耶昔人
云靜勝熱世間靜者無如此身而每被朱炎壓勝要
之身心俱靜者乃爾也力疾艱復不宣

近日白戰直決死生殆忘飢餓之到骨然則賺得英雄之術亦可以揀荒乎如高明超然若三代之士者視此輩不翅急流勇退而腹笥秘書一字不揀飢何哉仰嚙仰嚙先文文書牘之尚滯巾衍者卽賤子之責也僅辦三束冊紙用備脫藁之需焉先文文所著李公澤徵柳公星漢墓銘俱是圖不朽於悠久者本家之取舍有靡足道其不曰不知世有段文昌乎常恐兩賢名湮滅而無記妄欲爲之立傳鋪敘其危忠直節而所考信者墓銘耳可蒙贍示否斯事也固出

與任景文 甲午仲春

於好德之彝性而亦衰世之感耳計應不言而喻也

與任景文 甲午三月

三國史頃荷頰索而案無所儲故東國通鑑十冊肅此呈覽焉自檀箕及三韓復屬鴻荒文獻無徵逮夫三國并峙人文未暢其誕妄不經有不可使聞於中國者然風氣混沌真一故人物則往往秀傑如新羅之金庾信高句麗之乙支文德乙巴素高麗之姜邯贊卽本朝之所未有也且新羅之朴昔金三姓互立而社不屋市不易略有唐虞傳禪底意思天造草昧乃有斯事亦可異焉東人之倚閣東史莫無近於

昔之人無聞知乎然古今人真不相及恐不可以
本朝之闕荒而譏羅麗之夷陋也新羅尚忠高麗尚
質 本朝尚文如夏殷周之夏尚是為順風氣之宜
因時立政也文勝之弊易致質亡偽滋常願回淳返
樸如禮樂之於先進冀承盛論焉

答任景文 甲午三月

晨起拓窓霽色佳絕朗誦晦翁詩川原紅綠一時新
暮雨朝晴夏可人若有會於意者即書報及琵琶亭花
信信息甚大非直嵩山茶果之以不期為期也况證
以尋真之約乎朱先生想像康節書陶公詩猶覺清

氣襲人况可以身親者乎明日固友而即 毅皇殉
社之辰遺黎痛慕百世如一日未忍為遊衍當卜以
今日相携於古松流水之間幸無退轉也看花離披
飲酒醕酌即安樂翁所深戒迨此未闌是亦持盈花
未闌月未圓所以為未濟之象也

與任景文 甲午三月

蠱者事也卦自泰來上一之泰有互震三五居卦中央
間於上所謂甲也東方為據說卦方位自震而迎數
下卦歷艮與坎乃得至乾歷三先甲三日也自震而順數
歷巽與離乃得至坤後甲三日也泰之為卦乾在震

先下卦成而坤在震後互卦乃成所以為先後

也移之為蠱震甲如舊互三五甲之先後可推以知也

乾與坤皆壞震居其中位乎此有事之時也幹事之

法必先事而慮始亦後事而慎終此所以由震甲而

推之以察乾坤之先後也是其為蠱之卦辭也且卦

亦有兌互二四兌則為庚庚西方為據說卦方位先庚三

日者巽也巽坤離後庚三日者艮也艮乾坎是卦也下巽

而上艮其實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乃此卦之今象也

即現在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即此卦之本象即泰聖

人引而不發至與之九五始畢其說即所云先庚三日

巽之九五者與之蠱也巽五變而為山風以大義則慮始慮

終之戒寓於其間揆以占法則凡所謂三日不食明夷

之初七日得震既之類咸以文王卦位推定日數則

先甲先庚乃所以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通

例是又不可不知也

答任景文 乙未六月

承喻以到處屈拜為愧而曹南冥以壁立千仞之高

蹈猶抱刺徊徨於李東臯之門見阻闡者而不以為

恥是為降志辱身而道在其中後世處小官者多不

慎事上之禮是欲高而反卑也當屈而屈是為時中

亦何損於抗志雲霄乎做官固易奪志而亦宜遜志莫致亢之爲悔也三賢文字賴高筆淘洗面目頓新孰謂換骨奪胎穢存乎道家乎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苟可以裨世程則何必一出於己哉

答任景文

丙申九月

舅服中行子婦新禮者已是權宜不當備禮受幣受饋祇宜用俗所云辭見禮之禮而初見于姑不可單拜是爲異耳

舅沒姑存亦當奠贄於中堂而但不據南面之坐也朱先生答婦盥饋之問曰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

尤翁援是說爲當廢盥饋之證奠幣重於饋禮非斬衰服中所可行者兩者并廢恐宜

古禮三月而廟見者以天時少變婦道始成也家禮嫌其太遠改用三日今俗婚日廟見卽非禮之大者然成婚旣久則恐不必以三日爲度見舅姑後卽日拜廟有退沙兩賢定論恐可遵也生死異禮則禰廟亦不可奠幣近俗不惟施禰禰廟并及於羣位野哉此禮雖出情勝豈可云禮以節之哉禮有舅姑沒則新婦廟見奠菜之文用象生時之盥饋菜必用董而吾東則無董故代董以芹是爲通行之禮也然此言

其常耳喪中行禮者既闕贄饋兩節則恐當并廢奠
菜祇用酒果告由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云云某之婦
某氏敢見當行奠菜用象盥饋而祖考期制在躬
未敢備禮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與任景文 丁酉臘月廿二日

頃者俯詢中庸誠者自成云云爰入思議否誠者自
成卽天命之性由性分之所固有者故曰自成道自
道卽率性之道循職分之所當然者故曰自道也誠
者人物所以自成而心爲主宰故曰誠者以心言本

也道者人所當行而理爲準則故曰道者以理言用
也不言體而曰本者蓋言體則恐與道對待不見誠
之爲重也誠者包道在中道不可與誠爲敵故也誠
者自成四字統天地人物而言究歸則在人故朱子
就人事而釋之故以心以理而言也誠者自成若不
假修爲自然成就然亦不可作自然之自字看以下
文章句爲有以自成及未節非自成已兩自字而知
其爲自己之自也人之素稟原無不誠由已而成是
謂自成自道之自亦從此出故曰必有實心而後道
可行必有以自成而後有以自道也知風之自一句

承喻以無來歷爲疑而風字就一身而言出乎心而加乎民上行下效四方風動猶風度風流風采皆自已出也故曰著乎外者本乎內也然則非風教風俗風化之風也與遠近微顯其義互發以見彼此內外之靡所不謹也未知於雅見如何

與任景文 戊戌復月

曉枕無寐每懷貴宗鹿門文丈所表章小學朱子註周易古本蓋小學本註見於何氏集成讀者不知其爲朱子筆周易本義從呂東萊本以反古經十二編之舊而永樂大全用王弼本合傳義而一之後人殆

不知朱子本旨鹿翁與閒靜宋公考檢釐整用還原書面目所以爲考亭之隻眼也卽此兩部如或尊閣可蒙俟間示及否吾輩不爲之闡顯其誰爲者良工獨苦之心其將掩翳於千古是爲所慙惻耳

與任景文 己亥午念

社役間已竣事否惟土之尊民食資焉春祈秋報報本反始其義重於六宗五祀而聞社稷周垣全頽靡所防閑蕩蕩皆往男女相混往往有醜穢不忍言者云苟其然者尙何望神化協契羣生畢遂乎益懂懂於尊神致潔圖惟永遠如何如何民爲邦本食爲民

天克叶靈祇之心乃至惠養之道故因筆漫及莫無以爲無當否明宮齋廬無所蓋障以致旨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祝融之廟尚云乃爾况社稷之重乎近年乾溢爲災凶荒荐臻安知無所致然哉韓文公所云吏惰不躬正自我公竊有望于高明焉弟撥病憂冒暑雨跋涉半百程者以成約之不可違也隱翁亦越兩太嶺三巨川已待我於霽月樓上用追南冥大谷脫蓑故事時值雨水滔天怒瀑如吼山鳴谷應萬象俱動亦大快也前後幾十道峯而茲行居最

不與吾景文共成跌宕是尤可恨相對咄咄若不勝情亦以前期之未易也

與任景文 庚子臘月

夜燭不息期已屆矣竊計門闌之喜可占乘龍餽廩之資不至賣犬古人有以一事不具一禮不備爲憂者可能無拘否戴逸士練裳布被竹筥木屐乃所以積德而惜福竊恐高明有此見識而無此力量也仰瞻仰瞻無物奉助謹呈二百白魚是爲野人之饋幸備玉潤之饌

答任景文 辛丑菊吉

昇平累百年民不知兵樂歲鍊武固爲綢繆之政有

不容己者而充簽填伍不備人額斬木揭竿不成軍
容不戒視成曾兒戲不若徒添民邑難醫之痼瘼嘗
處子舍稔識其弊高明一初爲政遽丁斯役爲之悶
絕也然比賤身所值則淹速劇歇懸殊奚啻較三十
里哉還用健羨顧茲桑榆短景奄迫老耄百志雲空
萬緣灰冷惟以符到卽行爲究竟法矣卽茲 寵命
卽是夢寐所不到忽此來逼如疾雷之不及掩耳實
缺罔措迸出矜陽墓下祇受 恩諭及批旨禮遇隆
摯迴出常格感惕之極殆不知死所也若使高明而
在者必應先幾爲力不致窄逕窘步及此情窮勢迫

彌不堪騁懷也憑聞將有一番敦迫云苟其然者卽
是命卒之秋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前哲之
出脚者剛則取禍柔則取辱往往做得不直一錢在
往昔猶然况後世乎如賤身者神隕精亡旣莫能仰
備顧問又無以陳力就列若是者何所藉手而出以
膺 命乎揆地不知此箇實狀故必要高明詮達苦
俟華蓋還洛事乃大謬爲之奈何

答任景文 辛丑臘月

衷幅示意仰悉自被儒選已蒙斯翁因人傳諭將不
免一番敦迫云認出於爲 冲辟至誠惻怛靡極不

至之意爲之贊歎在賤分亦豈無知遇之感而顧茲年迫七耄朝暮就溘者曷可議到於陳力就列哉若是者拚棄廉義冒沒膺命則直是狂魍魎其不可問諸路人而決矣愚雖老悖區區矢心常願爲國家一死如其可強詎或爲占優藏拙而靡所變動哉真境實際如右云爾良限株守無計踰越秉成之地亦應見諒俾上焉而母費恩禮下焉而母喪素志是爲曲成萬物而不遺也惟高明可以聞此言愚於高明也故亦以此言聞幸爲我詮達不致窄逕窘步是爲公私之大幸不勝其血懇耳

高明知有李農宥聞政乎斯人也以真儒至親能自樹立卓然洵心公眼明底君子也其遺稿俱是辛壬義理之公案有裨於辨英廟聖誣者功不可勝道詎但以歸正言哉農宥文字不可去吾輩案上故謹茲借呈幸傳寫二本惠我一部至望至望原本字細不堪看幸最大書俾不迷於老牯申望申望農宥之友無憫齋李公徵萬其言議趨向與農叟同是亦國邊人也

答任景文

癸卯陽九

持被中不住估畢有足聽聞宋元綱目謹茲借呈披

釋之餘幸著一部史論用作永世之鑑戒如何如何
月朝不真臧否失倫是爲史家之通患而趙宋則小
人之文飾蓋覆壞亂世道者有非漢唐之比故往哲
云辨漢唐之小人易辨宋朝之小人難也古人亦言
讀宋史憤結易成癯以神宗之舍明道而用安石高
宗之惑秦檜而殺岳飛而云爾也然三淵以點檢之
得國不正匡義之譎詐祥符之矯誣爲天所厭不得
郅三代之隆免一隅之偏所以乍示好機而終敗其
圖爲化兒之善幻弄處斯言達理此等處大開眼看
觀如何如何

與任景文

乙巳元月

向諭縷縷亶出於爲我苦衷銘哉固喻第人之爲言
卽午人之聲罪尤翁者是則非賤陋之所敢將而反
躬發省求其說而不可得也豕塗鬼車所眩者形跡
裙蜂甌塵可欺者心目乃有以柳下惠之不拒隣女
爲帷薄之疵者以伯夷之猶食周草爲簞簋之累者
固末路之愈隘而文致之益密也是爲三淵爲尤翁
辨誣者也有靡敢自擬而內省不疚何憂何懼祇有
無辨爲究竟法耳凡是非毀譽如水火之濕燥久之
必見難掩其實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

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彌增已
之惡而甚人之怒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我心空蕩
亦豈有可辨不可辨之可言哉善乎河南老子之訓
曰風竹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不留臂中須如風動
竹斯爲所誦法而年病交極朝暮且死竊恐受用無
幾也然但眈眈視我者應不計存歿更誦成大谷詩
地下忌恩怨人間說是非之句已矣爲之奈何

答任景文 乙巳二月

向教三慰云云認出於存撫之至意而莫無近於親
愛而辟焉耶至若姤復之名理往哲之援喻出處尊

嚴尤非賤分之所敢將不覺竦汗殆無以自措也往
年得僞學之目今又添四字之案是乃所施於朱宋
兩夫子者也竊恐爲暮年光華祗誦尤翁胡乃光華
萃此身之句矣爲之奈何此去西齋集二部卽任生
憲晦之要我呈上于座下圖所以傳及者也爲乃祖
節惠要得揆地之公議豈出於爲先之苦血也明年
丙午卽西齋叫閻之再周甲云可蒙體會否此老碧
血丹心不見白於當時者又將晦翳於千古豈非志
士仁人之所怨嗟者乎

答李穉舒 正觀〇癸巳三月

俯示兩編真見既立命辭自正非直考據精博表裏
殫盡之爲可重也先王制禮切切乎文章容飾所以
別於夷狄禽獸也吾邦衣冠文物壹遵中華有帝者
作必來取法而獨婦人服飾尙襲隄子之餘辨髮繞
首窄袖短衣而下施裙裳苟嚴於華夷之辨則可忍
漸染膠固因循苟然而不反之正乎此往哲所以歎
息痛恨於流俗也今茲盛論皆區區之所雅言而意
滿口重不能明白說出者也賴尊門兩世鴻筆發揮
可以藉手而見前修曷敢贅壹辭於其間哉詩所謂
鬢卽儀禮所謂髮少牢主婦被裼是已髮蓋髮也髮

少則取他人之髮益之也不特別刑人之髮而已鬢
已氏之髮爲呂姜之鬢其事固悖理然亦不可因之
而廢鬢至若鄘風不屑鬢者以鬢髮如雲無藉於他
髮也曲禮斂髮無鬢卽言無垂餘如鬢非謂不作髻
以首飾也周禮王后首服爲副編編列髮爲之是亦
假髻假髻所以攝盛也周公用鬢朱子用假髻苟其
非禮而周公朱子爲之哉但不當高大其制如漢宮
中之爲耳傳記所載飛仙朝天墮馬參鸞流蘇芙蓉
三角九鬟之屬雖則異名同是假髻但競尙豐侈不
可恆戴是爲可羞閨閣之所深戒也老峯之所購尤

翁之所行卽所稱花冠花冠固未詳其自出而其爲
華制則審矣然其制無傳今俗所行花冠未知是否
英廟朝尹尙書汲使燕而購來一髻以鐵爲機衣以
黑繒以蔽髻槩如唐髻之頂板櫟泉見之以爲大手
髻上廣中狹其形如手故云爾而俱不見其樣亦未
敢實言也內則男女未冠笄者櫛縱總角註謂收髮
結之蓋結爲兩角而無冠笄至男冠女笄則合兩角
作一髻卽是而參諸傳記圖像皆如此也聞象舌輩
所傳則中國女髻猶存古而在室者於額前分髮爲
兩界至頂後束而上之頂中預留少髮至是與頂後

者同束爲髻覆以繒板世所稱唐髻然不爲總角而
界額斂後者此其古今之殊也今欲去辮髮之陋歸
華夏之正則當遵古禮斂上全髮當中作髻而笄之
施縱髻髮卽符婦人不冠之文是爲盡善而如年老
而頭童或年少而髮少者靡可收結則不容不用假
髻如大手髻之類若謂婦人不宜戴他髮則恐欠疏
觀是不惟從古乃爾且婦人盛服與男子殊曷可專
用己髮取飾乎未論己髮與他髮交紐者夷也不交
紐者華也華夷之分在此而不在彼也髻必用縱者
卽不欲見髮而唐畫婦人皆見髮不知縱廢之在何

時也男子之纒當之以網巾婦人之纒以中國之蔽
髻吾東之唐髻頂板用以隱髮者當之歟着假髻而
不交紐去珠翠則用夏變夷由奢入儉一舉而該是
豈可已而得已者哉第 英廟丁丑 正廟戊申禁
髻而用馬蹄兜俗稱篲頭里內外尊卑之所通行是爲時
王之制也當時有司之臣不能對揚 明命代大髻
之篲頭里既無所稽且所謂娘子頭依舊是辮髮其
異乎變於夷者幾希而增飾其花鈿珠翠費不減於
大髻以故有禁髻之名而無禁髻之實識者之所悶
懣也然獨用花冠或假髻者亦恐有違於從周之義

從俗用篲頭里祇不辮髮是爲寡過耶至若衣制之
依古者在男子惟緇冠浚衣已矣則况婦人乎婦人
朝祭之服代各異制而惟不殊衣裳則均也漢志入
廟紺上皂下蠶服青上縹下隋志亦云大袖連裳皆
深衣之遺矩也浚衣男女吉凶之所通服背子之爲
長袖兩裾相掩兩腋相縫者與今男子長襦略同卽
今之唐衣也當用青碧深衣以備吉齋用唐衣以備
覲見短衣裳祇堪作燕居之褻服而行之已久久則
難變宜稍大襦制用承禮服不歸於服妖已矣近俗
唐衣圓衫長襖三者稍近華制唐衣長襖亦好作燕

服也蓋古來服飾隨時成俗仍俗制宜固當因略以致詳推舊以爲新然亦不須太泥而不通也但髻不交紐服不殊衣裳是爲大體大體既正則其稱身飾容自成時宜是在婦女不必屑屑於制作尺度未知如何

答李穉舒

甲午八月

承觀雲湖集令人醒神此老亦近世之傑士非直爲鹿門之難弟也爲健陵宮僚遭逢曠絕至有當世鴻儒舍爾伊誰之教行將志舒意得大展所學矣爲妖賊國榮所螫僅以身免腔裏經濟都屬夢幻一

部宿預錄亦被屋漏所壞見行者卽其斷爛也每讀其跋語都俞祈祝於唐虞三代之盛恍若隔世瞻望五雲中夜耿耿爲之於邑賢路崎嶇靡往非瞿塘灩澦奚獨此老乃爾哉是爲志士仁人所共齎嗟也

答李穉舒

辛亥閏八月

聞中國所謂道術亦潰裂無餘地喙喙爭鳴不啻鼓發狂鬧云斯乃清人促屋社之幾也朱止泉著書作文罔非所以明道黜邪崇正修己治人雖不能以一葦抗萬頃然亦足以爲昏衢之炳燭也愚欲尊閣其書求諸燕槎而不可得玉署所儲可從尹學士借出

否傳寫後當卽完璧矣曾見農巖集多借書玉堂之語苟其害理而農翁爲之哉

答李穉舒

壬子五月

示意仰悉愚與此台固是貧賤之交而自從雲泥異趣隱顯殊塗無復竿牘往還今忽壞守株而通關節則便做一箇魍魎漢非賤分之所敢出也以故庶弟貧窶到骨行將填壑要作入幕之賓而亦不克破戒况爲餘人乎幸舒究焉向日事爲高明謀忠自謂苦切而竟屬烏有萬事難容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陸劔南詩語儘是達理也祇宜以水到渠成爲度已

矣

答朴景龍

雲壽

○丙子五月

近齋先生以禮禠躬以禮教人身有之故其言益親切得經權之正制文質之中達本末之分通古今之宜爲百世章程也無疑矣是豈可私於一家者哉卽其全集中禮說及書牘問答彙分類聚用成一書如沙溪慎齋問解尤菴經禮問答南溪禮說廣布一世塗人耳目用作有家日用之體則是所謂行爲人紀張爲國維其有補於恭儉莊敬之教者久矣幸亟圖之自當與本集并行詎可以盡載本集而可已哉尤

翁南溪論禮具入於原集而經禮問答及禮說各自
成書人不嫌其重疊耳

既曰禮說則不宐祇載問答并載所自述鬣說三禮

汰哉錄要訣祭儀抄記疑慰人父母亡狀在文集雜著編等

編而三禮當入總論鬣說當入冠笄條汰哉錄從問

目分類祭儀記疑附諸編末慰人父母亡狀入本生

喪諸節條未知如何南溪禮說并載所著及問答引

用此例恐宜

凡例固當壹遵類輯爲之次序而類輯門目太詳詳
則煩煩則似便於考覽而易歸於胡亂恐不必別立

新目細條目入於大條目恐宜變禮亦不必立目摠
會于原目如何經禮問答南溪禮說亦不特舉變禮
其所分目略而該可也

問解則固無無問之答而經禮問答南溪禮說或全
刪問目或祇載梗槩蓋答問之互相發明者則具載
問目雖無問目自可分曉者則刪之恐得如難全刪
只舉其要語而曰某句云云如何

澣衣制度問解及南溪禮說則別立門目經禮問答
則載諸通禮而俱不入于冠禮以其爲吉凶所通用
而不專是三加冠服也今茲所編既無冠禮條當從

問辭以深衣制度別立門目如何大帶緇冠幅巾黑履當該其中分註深衣制度之下恐得

諸條中或有一事之互見者詳略不齊而不齊之中各有精義詎可斷以重疊而盡刪哉恐當并載用備參考已矣然若無甚精義而徒涉層疊者則刪其略者亦宜

書牘中禮說之參錯於原編者截去首尾單舉其禮論恐宜

分類之役固非可已而得已者也既親經勘定用成完本則當自述編輯之意跋于卷尾何必求諸人用

敘其事哉

與朴景龍 丙子六月

先先生爵諡之請未可謂非公論而形容德美處全欠髣髴不翅隔面摸像且於漢湖祇自云出入門墻而已固未始執經請業而今日受業者不亦爽實之甚乎鹿門亦未嘗被儒選而今日故掌令任某者何哉凡後學之贊揚往哲者或及門而覲德或按狀而述行亦或得於遺編緒言之中而今也則無一於三者其所爲說祇是言詮而已程先生以盡真而一毛髮不似尙謂之喚做別人况闡顯德業而若斯其不

褫乎又况告 君之辭乎竊恐貽累於昔年貽笑於
當世貽譏於來後豈非不幸之大者乎雖謂之曷如
其無可也先先生盛德大業自應百世不朽豈爲外
至者所加損哉然則區區爵諡亦何足有無耶靜念
先尊文嚴斥疏儒之苦心至意彌恨九京之不可作
也 批旨有下該曹稟處之 命何間當回 啓云
耶斯事也非本家子弟所宜干涉絕口不言恭竢
朝廷處分如何如何此紙幸無煩座上一目恐惹唇
舌耳

答朴景龍 庚辰正月

吉祭卜日告辭中祖考之稱包祖與考而言雖祇奉
祧主不可改以五代祖考以將合祭新主故也考妣
位雖與他祔位有異而未入正龕之前當用祔位禮
禮祇告正位不告祔位

吉祭固當盛服而盛服不必用公服有官者亦玄冠
青袍黑帶恐玄期親之與祭者曷可以外親私服而
不服吉以將事乎本生喪中行所後禫祫亦不嫌暫
時借吉况以小功之制而有事于祖廟乎

禫月而喪期已盡喪期已盡一句何拘於禫月吉祭
乎只奉祧位者合祭祧主祝先王制禮以下十六字

恐當剛入廟下直接以神主當祧將遷于某親某之房如何

答朴景龍 庚辰元晦

禫祭服吉卽以主人言至若傍親與祭者有服制則恐不當借吉也且外祖母與從叔均是小功之親外親功服中不必借吉於從傍親禫事以白袍帶承祭恐宜禫是吉事生布衣則不可耳

服中時祀當以玄冠素服黑帶果有要訣之文遵用固無妨而慎齋曰外喪輕服是私服不可以私服入廟若本族重喪葬前當廢祭而參謁則權著黑帶尤

翁亦云以外黨妻黨之喪素服入廟似爲未安恐當變着吉服近齋先生又有大功晨謁別具夾縫白布帶小功別用素帶總服暫着黑帶之論推斯義也雖傍親吉祭有事于先祖不可以外親私服承祭衣青帶黑恐得祿是吉事服則輕服借吉行禮恐不害義至若期大功之憾則壹遵要訣如何如何

答朴景龍 癸未二月

旣付軍銜冠帶常仕則曷不因朔望參告由耶旣不告由而遽書軍銜於祝文亦沒來歷旣帶軍銜不容不書忌祭前當設酒果告由告辭當云維歲次云云

孝玄孫効力副尉龍驤衛副司勇某敢昭告于顯高
祖考云云顯高祖妣云云列書某因 國憾差宗戚
執事之任已付軍銜冠帶常仕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謹告待拜實職當更告廟壹遵備要所載授官告辭
如何

與朴景龍 癸未四月

自座下筮仕實有不寐之喜宜馳書申賀久矣而不
爲者以卽新感舊不能爲悰也先先生之辭將作及
講銜也愚踵門而陳不仕之義則先生言下怡渙矣
死不出終身自靖區區者與有幸焉耳先尊丈之拜

寢郎也愚勉出以仕先丈執手而曰吾家自有世守
之義理爲之奈何愚云充類盡義則不出爲第一義
而緬襄文稿兩大事存焉恐難充操未若隨分祿仕
之爲差安也先丈亟出膺命賢者今又得官矣欲勸
其出則距強仕之年尙遠矣欲勸其無出則爲親爲
貧兩義具焉所以左右思而終於默也今已肅命矣
又持被矣更無勸沮之可論而竟無一言則詎分虧
矣禮際廢矣亦何可無言乎昔賢以少年登科爲一
不幸科與宦等也仕宦而不奪志得魚而不忌筮者
鮮矣朱先生嘗云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

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嗚呼其痛切矣幸諦斯義益慥慥於研理克已莫以得小而忘大如何如何常念漆雕開見得大意則知所以自裁也古人雖云不仕無義然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莫不有義存焉求諸聖門咸有成法儒者所宜兢兢也懸想寢園肅清松柏蕭森夙夜警惕殫誠奉護是爲盡職子美詩所云園陵有明神掃灑數不缺者是也外是則了無一事專致功課成就志業是爲難得之便伊吾玩索見在何書百原羅浮此政其時時不可失惟景龍勗哉三淵先生嘗教人做祠官者曰因

靜復之極釋理舊聞淨汰心源淡求道妙使客慮消真意勝自吾動容出辭應物裁事以至奉職臨下無一不靠實然後可見其仕學俱優可達乎武城絃歌此意拳篤政宐誦法故舉以奉聞計應神契也愚生五十歷論尊門三代出處于人世何如哉爾餘清和爲俟省侍吉慶可能無愧忙否瞻望頰頰

與朴景龍 癸未五月

曩日承晤奉托以妻姪李寓北漢書糧計應爲之周章可能不落莫否仍憶昔年先尊丈爲語賤子曰世間有可畏者二人兄其知否愚曰何謂可畏曰不怕

卷之五
餓死非可畏而何曰可畏者誰也曰尹學士久東李
學士承達是已愚曰尹是妹婿之叔父李是荆布之
兄故知餘人之所未知兩人者即釋褐底處子而處
窮守高不在一步真不怕餓死者也先尊文實心贊
歎嘖嘖不已其後李友掌試於海西先丈時莅龍泉
與之周旋見其赤心奉公一毫不累而曰徹底其清
實孚於名以先丈高簡少許可而其言乃爾即其人
可知也蓋此友文學之精博志行之高潔即當世之
任疎菴而時命不違竟不免翳桑之鬼今其藐孤靡
所聊生爲明經役攻苦于北漢之扶旺寺每無食可

資故愚介紹于前後摠帥而爲力者屢矣蓋肄業北
漢者之取資於摠營摠營之助給書糧所由來遠矣
爲其作成人也故舉咸樂爲之助他人猶向乃爾
矧茲尊從氏台座所處之地乎以故要座下轉懇莫
無以爲不可耶分人以財謂之惠而惠亦多術惟其
無所爲而爲者爲陰德有陰德者天報以德詎爲望
報而爲哉天理當然吾不得不然耳昔梁商牛車致
米分與貧民而不告其姓名郭元振爲人治喪而一
不質名氏是爲無所爲而爲者也輕財好施禮賢下
士卽忠獻公家法而聞尊從氏台丈睦嫻任恤如恐

不及若悉李友之賢而無命則應爲之心惻存念於其孤是猶決河海以救牛蹄之類也况樂育譽髦爲宰相職乎苟座下說與斯義則應不待乞米之帖而有古人施粟之舉况措大眼孔甚小一包白粲足以塞破是所謂施不必豐期於救乏者也以景龍也故說得到此應有心會者存也

答朴景龍 癸未五月

自下殤立主程子義起立論朱子載諸家禮好禮之家所宜遵也凡殤喪常因痛毒慘烈而不遑爲禮以故不立主卽除靈者亦多是又不爲無據以有闕元

禮之文也從家禮及吾東諸賢之論則立主設靈座迨主喪者除服之月卽耐于廟恐宜而旣不能然則於其亡日設紙榜行忌祭以終父母之身此以下殤言

答朴景龍 乙丑六月

禮婦人無廟妻喪畢當耐於祖廟而庶子異宮者若難準禮則奉安房室名以祠堂已矣繼配喪畢亦當同奉於元配祠宇而各設椅卓恐宜凡大祥前期而告者告其當耐于祖龕也兩配各奉靡所相須豈有先告之節乎祭訖祇告新主以請入于祠堂而已

答宋興卿 欽成○戊戌四月

二品以上受賜祭者儀節自有鴻臚指揮恐當壹遵已矣三年內受祭易衰經以素服者卽不以凶服拜命之義也謹按五禮儀王世子臨師傅喪條有曰主人以下五屬之親各服其服就堂下位哭及乘輿至主人去杖免經云云免經則恐當祇去腰首兩經而已喪冠衰服則不易是可以援用於受祭也憂服中不可以燕賓此外諸禮恐當如禮行幣尤不可廢也題主當用未職而近俗咸用所經之右職經筵官自參下至二品皆所兼帶者則當書祭酒之下講院兩銜書諸經筵官之下恐宜銘旌與題主自無異同而

或未該於題旌者俱書於題主老洲吳文喪亦乃爾題主并書贊善及傅不以講院之見罷而不書也

答吳景毅 弘善 ○乙未二月

戴經新課不弭鑽研否古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必待其人而後行未必登諸竹素禮壞而後始筆之於書以傳諸世者卽所謂禮記而周漢之士手分現化所援孔子說亦張皇支離十夾八九樂記曲禮等諸編外舉多傅會未盡是往哲法言而要之爲儀禮之傳者也故朱子云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着幸取讀儀禮先源而後委如何如何儀禮苦難

讀古人亦嘗云爾卽易其難是爲難耳禮記陳澹箋
解往往疎謬本之古註參看金清沙所輯補註則庶
不迷其旨趣也昔三淵訪金厚齋問讀何書可補桑
榆厚齋勸以禮記淵翁歸卽痛讀因人傳告于厚齋
是可見前修風義願作賢者之厚齋焉送示續小學
略綽披閱則混取元清間失身者參錯於朱子言行
不啻雜薰蕕冰炭且其所謂體要亦靡所發揮若是
者詎能作做人樣子乎所纂輯之尹嘉銓亦不免失
身虜廷而自謂近天子之末光身處下流而不恥乃
爾有愧汪星溪大矣

答金全州

在鉉○辛亥臘月

廟主被災當遵新宮焚三日哭之義嗣子當朝夕哭
臨于廟墟第四日造主當在於是地卽以魂靈之所
留也立主時當設虛位待主成薦以酒果恐宜告辭
在下

維歲次云云夫某身在謫所罔克躬將使子某昭
告于亡室孀人某封某氏鬱攸告灾禍及廟主傷
痛罔涯今已改造神主旣成惟靈是憑是依茲以
酒果用伸告儀茲告

與俞景衡

莘煥○辛丑中庚日

苦霖彌月百昌俱瘁起處莫無愆常否屋茅無捲床
漏有乾不待眼前突兀而可能不動如山否杜草堂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固已大心衆生而寧令吾
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必要大庇天下寒士其以仁存
心亦可見於此矣恨不置諸廊廟亟行仁術長使蒼
生有環堵如其言志也此老恐未免志大才疎傲說
可當相符否昔人論做人之道曰飢餓窮愁困不倒
聲色貨利侵不倒死生患難缺不倒而人之事畢矣
斯言達理而俱難爲力要須劬書研理實見得是非
鍛鍊身心如經百千斤炭火可以臻斯域愚則朝暮

且死恐無以收功已所不能願高明之爲之也

答俞景衡 甲辰三月

向教圭菴不拜陽村真影之義辭嚴義正讀之竦神
可謂魯有君子矣咸公文字因其後孫閱歲苦懇攢
眉而應之自承各論已削藁矣范質竇儀皆是失節
而朱先生載諸名臣錄者以不掩其寸長也至若狀
德體裁差殊當以石潭老子不銘金文毅爲度也江
漢黃公述許河兩公墓碑者亦出於文人習氣亦曷
足云爾

答俞景衡 丁未臘月

自送華蓋南爲注心湖關常勞寤寐卽茲手命承攀
於萬山冰雪翔走幾斷之中仍審美赴仁菴體字貞
泰九叶慕望以座下通經博識其於斗邑也何有而
何至於焦神勞思矯揉不得耶無乃思量到人所思
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如矇翁攸訓故
用心過苦以致然耶簡則易從易則易親簡易而天
下之理得斯爲聖門真詮故墮者奉獻以入鄉循俗
因勢利導八字者卽斯義也可能爲時措之宜耶先
先生亦云會做事底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理方去
做不能則謹守常法又云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

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闕然成闕是出於知時識
務所宜遵述也開闢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
是所以交濟互資爲學爲治亦豈二揆哉平生愛此
二句而靡所受用故爲座下誦之損有餘而補不足
是乃天道老氏於此見理真切應體斯意用作弛張
闊狹之權衡也朱墨餘暇可能留神於儒化否雷巖
書院卽打愚李公俎豆之所也卽斯院成講會用試
新民手段如何如何愚翁進退榮辱與尤翁同卓然
爲當世完人其門生大谷慎公亦一鄉之秀者也其
遺風餘韻應有不沫者存表章其潛德幽光不勝其

厚望也

答申幼安

應朝○丁酉午吉

準禮則代各異廟廟各有龕故當祔神主于所祔位之龕卽所謂東邊西向也後世廟制不古龕室極窄難容祔位故入祔于廟中之東壁者乃有所不得已也不于西而于東者神道尙右故避尊而取卑也所祔之龕可以容祔則祔待朔望節日出置東壁下行禮如退翁說恐亦可遵而否則因地勢奉安東壁不害爲通變雖安通廟之東壁祔于所祔之意則自如也

祔與遷當爲兩項事故移改題遷于吉祭此備要所以補家禮闕文而有功於禮教者也形藏陰土神返室堂不可一日而無歸故以昭穆之次上屬于祖考於是虞而安之則告以祫事卒哭而神之則制祔而合饗之祥而不復饋食則入祔祖龕且待祫祭行迭遷之事而始階正龕其所以新舊相合者用意婉轉委曲有漸神理幽妙有不可度思斯義也往哲之所云爾以故母喪纔畢不可直與父合櫝姑祔于曾祖妣祫而配父是有精義存焉妻祥後亦當祔于祖母雖無事乎遞遷宜用有事則告之禮并告羣位沙

溪說當遵備要祔廟祝辭告以祔曾祖而列書諸位并薦酒果未可以事體差殊而只告所祔之位父在母喪十五日已禫變矣又當二十七月略行哭禮以存行禫之義則似涉再禫之嫌尤翁說恐是未定之論且心喪者當服吉於私次亦不當哭陶菴墓前哭除之論恐亦難從也心本非服既無受服之節豈有易服之節當用吉月之或丁或亥日復常無事於變除而自爲變除慎齋說最得精義區區之所嘗受用者也吉祭本爲正位遞遷而行之妻喪既非正位則豈可爲祔位而祔享於祖先哉祔位喪畢靡所

事于迭遷則初無舉祫之義而特以三年廢祭之故陶菴有喪畢後吉祭之論而非謂不拘孟季朔而行之也此吉祭喚做時祭恐宜正祭之外詎可別舉吉祭乎吉月若值仲朔行時祭日不行心喪哭除而直服常服以行祭者南溪說可遵也素不行時祭者難如三年喪畢必行吉祭之例來示誠然復常之期必用吉月者卽所謂踰月其善也吉月中卜日略擬於心以爲此日當行吉祭以此爲節云者尤翁之善看得者不疑其所行如何如何

少牢禮日用丁巳註曰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

令名疏曰曲禮內事以柔日謂冠昏祭祀又筮旬有
一日註曰以先月下旬之己筮來月上旬之己疏云
若用丁言先月下旬丁辛乙之等皆然又來日丁亥
註曰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耳禘于太廟禮己亥辛
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疏曰吉事先近日若
上旬之內不得丁己以配亥或無亥以配日餘陰辰
亦用之故春秋云辛巳有事於太廟癸酉有事于武
宮皆不獨用丁己與亥也必須亥者月令元辰註云
元吉蓋吉亥也其所取義者如此至若陰陽家亥爲
天倉故祭祀所以求福宜禱于田云者是爲不經也

筮日恐不必太拘當遵朱子說丁日外雖非亥日柔
日則皆可用曆書亥祭祀日尤翁亦云當用而是則
無稽恐難遵也禫祫同月則吉事雖取先近一旬中
并舉再祭恐欠漸次上旬行禫中旬行祫恐愜禮意
未知如何

禫時還奉故處猶存喪祭之義故無出主告辭云者
近翁說儘有精義而無告出主終涉昧然告辭則遵
丘儀原祝則遵備要恐宜前已告日故不告云者其
言似然然吉祭前期告廟而亦有出主告辭禫祫恐
當一揆也

大祥無參神以常侍無拜之義也禫是出主而祭者則曷可無參神乎其曰如大祥之儀者即統論也恐未必爲不行參神之證也禫屬於吉則廢哭而行參神以別於喪祭云者恐有精義是爲可遵也

家禮沿書儀書儀沿開元而開元仍祥服就位哭盡哀釋祥服着禫服斯爲得正而但不著禫訖之服者恐是闕文也書儀不遵開元禫服而於祥豫禫禫仍其服又無吉祭家禮不復言禫服者即以此也大祥既據古受以縞服則家禮所云陳禫服當至禫始服大祥條當改以陳祥服而備要不克如吉祭之更正

者是爲未備其曰如大祥之儀者恐難該看也僂覽見補是所謂後出者愈明祥禫受服恐當壹遵便覽古禮吉祭用朝服則有官者之當着黑團領不爲無稽而未若深衣之通貴賤同服也

答申幼安

己酉重陽之翌

歲功告稔爲國上瑞如高明司百里之命者自應專緩帶舒嘯之趣故山松菊夏何須回戀也賤狀年病俱極理宜無幸而延一髮之喘奉四朝之諱至今日而極矣攀龍莫逮禡蟻未遂真不如死之久矣病不克奔赴懸庭故號咷行宮之下幄對光景森羅

心目自不覺聲徹天而淚徹地也夏秋來三被收議
再服收召俱屬分外惶悸靡定未易一二言也承喻
因時順勢乘勢有爲之會盛意可掬而斯事也在往
哲尚云夏夏况垂死危喘乎若迫於嚴命不嫌其
傴僂匍匐則當做何如人哉身世僂辱有不暇言而
詎不仰累一初清明之化哉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書

與李咸昌

兼連○甲午六月

尊先大山小山遺集及敬齋箴輯覽心經講錄刊譜
四部書伏荷惠貺俾資鑽研是爲平物我之苦衷感
歎曷喻大山之學遠宗紫陽近述陶山其名理之敦
確立論之公平如芻豢之愈嚼而愈有味歷選嶺中
陶山後所罕有也執事傳習遠有端緒必有造道行
事之實可以及人者願聞其義諦焉退溪書節要門
下諸論始參差而卒爛漫已付繡梓否幸亟圖之母

俾倭人專美焉年前因錦湖後人之見訪聞其文集
刊行亦許一部送副而向寥寥應慮異趣之地推波
助瀾有所越起者存懲羹餘悸無怪乃爾而愚則物
各付物未嘗挾摘文字幸諒此意亟勸其踐約如何
如何聞尊從叔亦有遺稿方謀剖劂云已然否并惠
兩部俾觀尊門文獻之盛申望申望近閱息山集其
所論理往往有警切者故要其分惠則爲其後承者
始許而終悔亦出於慮患且不識愚之爲何狀而云
爾也顧茲人物之瘁到老愈痼故凡係嶠南羣儒不
嫌形跡不拘同異苟其賢者咸願神交冥契而不讚

其書無以知其人故不辭其惠及是爲公天下之正
理也幸以斯義說與李真寶竊所厚冀也

答李水使

清緒○癸卯十月

卽諗霜沍令制閫動止貞泰記昔遵海而南歷選萊
釜羣勝見貴營處非其所亦極凋殘間已承獎易變
俾臨淮壁壘精采頓變否倭奴奸狡變詐百出當居
安慮危有備無患而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令公覺
中自有龍韜虎略可以折衝禦侮然益講陰雨之政
收功于永遠不勝其厚冀也善乎孫子之言曰用兵
之法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母恃其不攻恃吾

有所不可攻也爲錢下誦之曾宿永嘉臺金鐵之響
冶爐之焰眩奪耳目故謂是鑄兵器用作禦倭之資
矣按問則乃烟筒也所以備營邑苞苴云嗟咄之極
不翅數日作惡以公素性亦應發嘔一變此度然後
始可語南門鎖鑰也

與沈景敘

敦永○己酉梅吉

天崩之慟冤酷罔極 嗣聖踐阼 太母臨朝回綴
旒爲馨泰慶祝無疆竊計 奉諱嶺外間已返哭洛
下哀萃餘體字罔愆否今茲飲冰之行非尋常往役
之比應不憚勞而戒駕已有定期儗裝莫費神用否

拱慮切切平生不識中州大垂老難聞虜運窮卽三
洲詩而三復感唏者也茲憑高明一行擬聞河清消
息可能述一部審敵編示及否彼虜之入主中國已
準二百年卽關天地之大氣數而康熙以崇儒重道
輕徭薄賦爲維持之基本矣近聞彼中所云髦士喙
喙爭鳴道術爲天下裂蜿蜿蜒蜒百怪俱作卽所云
自滅天命固爲已私者也且其財竭民窮怨讟朋興
至對我人靡所忌諱云若是者其能久乎天下事可
知也幸圖所以覘國辨影察機如子貢之於魯邾二
君孟獻子劉康公之於卻錡成子如何如何以景敘

知言明理計應有不言而喻者矣

與沈景敘 己酉 梧秋

憑聞公役外以不出玉河一步爲度云燕趙思漢之士恐難相逢而若或邂逅於遼薊逆旅間及藏修之士如何如何康熙廣延天下名士五十年編書者卽賺得英雄之計也惟孫奇逢呂留良顧炎武魏禧諸人不入其臼卓犖奇偉無媿爲大明遺民也今也能有抗志自靖滅影窮山如金仁山許白雲之類者否試叩於不市之士還以見教俾作千里神交也

與沈景敘 庚戌 半夏

貴治古名都也好山川風土也三姓授受略做虞夏之相禪九井區畫猶存箕聖之遺法雖大朴未散夷陋未革而能崇本敦實順乎風氣之宜且立賢無方故盡人之才金庾信之勳業朴堤上之忠烈當爲羅朝第一人物厥享國近千年終能統合三韓者豈無以哉羅麗及 本朝比諸三代之更尚則羅如夏之忠麗如殷之質 本朝如周之文而文質皆原本於忠詎可以天荒未闢而少之哉幸體斯義入鄉循俗因勢利導俾東京一域再蒙仁賢之化不勝其厚冀也居恆待終何用書爲而耽書之癖到老猶癩借得

南雷文約要令公傳寫傳寫二帙幸分我一本也南
雷卽黃梨洲宗義也 皇朝屋社之後猶不忌恢復
乞兵于海外藩國至于日本而極矣時運已舛事功
罔就然其心則日星未可以成敗論者也爲 皇明
自靖與謝臯羽鄭思肖諸賢并傳于永世者也文章
經術卽其餘事而亦不可以無傳以故必要作尊閣
之資焉

答沈稚行

景澤○戊戌三月

心爲一身之主宰敬爲一心之主宰身非心靡所統
轄心非敬靡所檢制所謂主一無適整齊嚴肅卽所

以爲敬之節度而皆主涵養本源而云爾故曰主一
只是心專一不雜以他念整齊嚴肅則心僂一一則
無非僻之干所謂常惺惺法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
物皆主心以說敬也敬雖是貫動靜通知行徹上徹
下成始成終正容體攝威儀乃立敬之規模而與直
內者表裏交正持養之要道也敬是活法若兀然默
坐如空殼然者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
活朱先生說得痛切偏於主靜者所宜識戒耳
大學爲明明德故主心而其書則爲學也爲學者所
以復性故序說性中庸爲窮性命故主性而其書則

明道也明道者所以傳心故序說心心性一致亦相
包括來示心該性性該心者恐然

虛靈知覺體用之論久爲未決之案難爲言也蓋知
覺自是心之體段以能所之分言之知覺自兼體用
虛靈卽言知覺之虛靈序文本旨非以虛靈知覺分
體用言之而程勿齋始分體用宜其見非於農巖也
虛靈知覺當聯看作一意上知覺則爲體下知覺則
爲用人道心旣分故也體一而用二上知覺若作用
看則一而已矣云者恐未瑩用旣一矣又何有人道
二心乎斯義也近齋說得明白恐不可易也心體本

善舜跖之所同也動則氣質用事而知覺不同始有
舜跖之分焉是可責於氣質者非心體之罪也

妻喪雖具三年之體服名則期也恐不可喚做三年
之喪也天子亦爲長子斬則當與父母之喪并稱三
年然中庸之意只主父母而言旣言三年又言父母
者所以申明三年卽父母之喪是爲反結也

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以應八卦故每侑合爲六
十四卦重卦象也諸侯以下降殺以兩而已未必取
義於陰數也成樂之一終九成云者卽言九終其聲
也必成以九者似是從陽也或云舞爲陰故從陰數

樂爲陽故從陽數其言似然然禮記有云武之六成六非陰數乎無乃陰律則六成陽律則九成歟九成六成隨時制宜未見其必準陰陽之數也

疏廣受父子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者雖若未盡出處之正然朱先生亦云不必苛責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然則二子者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非尋常恬退之比也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當止而不知止自致僇辱是豈明哲保身之道哉韓穉圭老圃寒花之句可占其保晚其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磐石者卽其夷險一節卓然爲宋朝之宗臣然處一疏之地則未知如何去就而爲賓師者與當局大臣生死向前者差殊當退而退退非不忠是所謂不報爲報也

答申士綏

錫禧○庚戌臘念

父母喪發鞠在塗當先父後母卽男先之義也况祖母及母喪乎祖母鞠行之當先恐非可疑也

答洪聖文

哲謨○己丑三月

長房之遞奉祧王者固不以喪中爲拘而改題則當待吉祭雖無世代迭遷昭穆繼序之禮改題一節非可行於喪中故也自宗家遞遷後當設酒果告由告

由祝當云

維歲次云云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某氏神主祧遷于不肖之房宜遵典禮以屬稱改題而先考某官府君喪期未盡當俟喪畢行禮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三年中祧位忌墓祭當用單酌無祝

答李副正定銘 ○庚寅五月

文武官前銜皆受服齊衰期年則居憂者不可以親喪之衰而廢君喪之服即持齊衰服成服于 闕門外班恐宐

答金維誠

博淵 ○乙巳五月

山潛水杳舒日如年戀文懷德不能自休即茲手命又出先施敬盥展繹如新受誨也仍伏審壽堂體氣告愆是庸獻慮性堂鄭公遜世無罔之操見幾不俟之智即所云各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者也丙丁以還世禍滔天而湖嶽多濫名下幾無免者其能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不皦不昧安時處順無愧乎明哲煌煌者惟有斯翁身膺之以經術文章寔為南州之高士熙朝之真逸也區區者自童中時誦慕不已每擬讀其遺唾用攄心香而不可得伏荷

垂示恍若秋風客之聞蓬瀛信息也至若弁卷之托
非賤分之所敢將而為斯翁役者祇有斯事詎容辭
為當俟病思收攝圖所以聞命而恨乏如椽巨筆闡
發潛德幽光也向聞諸君憲老兄以洛湖議論之攜
貳越越於問序以老兄而亦為云爾耶世俗所云心
性同異即不過仁智之異見耳豈若邪正淑慝之不
倫乎每見以爭心勝氣務自主張者則叵耐其悶絕
也杞園述正菴之誌漢湖狀鳳巖之德何嘗拘於講
論之參差乎况如斯翁卓然自立存乎言語文字之
外者哉士肯處坎諸節整頓得正云耶凡人經歷險

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在此友未必非玉成也雷雨
之澤又在眼前可能無落莫否為之懸企

答金維誠 乙巳 棗秋

承喻以處紛華而不自得力為悶以吾兄素性固應
乃爾而古人亦云失便宜處得便宜以其無入而不
自得也且喜靜惡動前修之所通患而偏於靜者舉
不免占便藏拙之歸幾何不與之一錢則亂乎以故
往哲得力專在於動用是可以驗所安之實也阻勉
應接內外矛盾云者仰認省察之密而貞不絕俗和
而不流即吾兄素履何患其雅俗無當乎士固有時

乎屈體而道固無損後世儒者往往妄自尊大冷眼看世人亦一弊習未足爲高也人心易高險塗難盡晦翁之所垂戒者豈苟然哉

揚雄濡跡於亂賊終做莽大夫大節已虧更無可論縱令其著書立言盡中理致亦無異媚家之禮佛屠市之誦經况以艱晦之辭文淺易之說而至認性爲善惡混則其不爲聖門之罪人乎所謂太玄乃勦取太初曆法銖兩尺寸陰用其實而別其名以新之其文如嬰兒學語號嘍未成用是僭擬於周易可乎所謂法言從老聃窠臼中出來其言不明快不了決如

其爲人用是僭擬於論語可乎潘氏所謂心勞日拙無容改評也自漢以來稱述揚也與孟子并至康節涑水又推尊揚也幾在於孟子之上真所謂七聖皆迷也被程子斥黜而未盡正其罪至朱子而剗地埋殺無復餘蘊人始翕然信及也盛喻依樣畫葫支離破綻無所自得云者可謂覷得其肯綮雖使雄復生應無以自解也中說亦摸擬論語而其言或有可取故朱子亦多推許苟揚不足比也至若董廣川洞見大道之原痛闢功利之害其有功於聖門者大矣非直爲漢儒之冠冕而已

答尹元祥

致麟○甲辰

始葬及改葬誌石當埋於天灰上近南而追埋者若
值改葬則封墳中奉安恐宜是家禮所云墳內也若
難待改葬則埋諸墳前家禮所云墳南也家禮用磚
下鋪上覆而追埋者恐不必用磚盛瓷缸覆蓋斯爲
通行之例也埋安時不宜告地神只告當位告辭在
下

維歲次云云孝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顯祖考某官
府君顯祖妣某封某氏之墓墓隧有誌用備淵丘
之易而形格勢禁尙闕納銘近者受某官姓名之

文某是府君執友之孫而取被知遇者也以故知
德浚而狀德真庶幾爲不朽之圖者也燔瓷爲幾
片埋于塚墓之南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答尹元祥

丙午

歲稔民樂計應有讀書松桂之趣玩心研理真樂融
融否催科不擾爲催科中撫字而積逋之限年排捧
是亦小變則小益爲之贊喜昔人有言頭上青天是
時時對越眼前赤子皆念念哀矜愚亦云春生之意
常先於秋殺之中陽舒之恩恒溢於陰慘之外茲爲
司百里命者所宜參倚故爲吾兄誦之應物而不與

俱往守正而不主故常茲爲高明規度何謂政拙心
勞乎以高明而猶嫌其才疎識短則孰任其盤錯則
器乎幸益慥慥於如傷若保之地俾一方民物永奠
於衽席之安不勝其厚冀也興學一事俗吏之弁髦
久矣膠庠久廢士風日頽承弊易變固未易爲力而
高明若壹遵先型以身爲教則十室忠信亦必有真
誠歆動者胡安定曹月川豈別人哉祇是爲職分之
所當爲己矣幸亟試之第切拱竢焉

答李公執

曠○甲辰立秋日

東來政聲洋洋盈耳蓋叱咤不施蒲鞭勢加而政修

事舉仁聞洽于民心云若是者始可以化民成俗也
常論昔人爲吏以苛酷明察自銜者深以爲閹而於
寬大敦厚之教欣然有契於衷今於令見見之矣劉
文饒始爲郡守能以德爲政用薄罰以示辱而猶爲
福祿所綏史策所嘉况德業聞望之有出於文饒之
上者乎

答宋文吾

正熙○丁亥復月

處獨居閒靡他外誘則誠壹之所致可收靜專之功
何陷溺之爲患哉至若米鹽瑣細俱係生人事育不
可闕之務何必不問產業倚閣家累然後讀書哉妨

奪工夫蠱蝕心志惟科舉爲然聲利所驅慾浪滔天
其能一躍躍出不被其胥溺者希矣爲功令者舉皆
言門戶之計而吾見其覆墜而忝先未見其立揚而
顯親無益祇取辱耳豈不可以己者乎往哲謂異端
門外之寇科舉門內之寇愚則曰非直門內腔裏之
蟲賊也苟欲求道非斷置進取則無地可施未有理
欲交戰而志能勝氣者也竊觀座下聰明英妙拔出
倫類信能謝絕俗學惟尊先志事是述則履道坦坦
靡遠之不可屈是爲所厚望耳朱先生嘗歎世人富
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令得之於身心無分

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則求必得之能不喪
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分明斯言痛切故爲座
下誦之虞卒耐練日朝哭有無羣賢說未及援據而
儀禮士虞禮門內位條曰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
如臨入門哭婦人哭註曰臨朝夕哭疏曰朝夕哭時
門外送賓訖入門男子婦人共哭此當爲虞祭日朝
哭之證推諸卒哭耐練而皆然家禮備要出主後入
哭卽沿士虞之入門哭曷可謂是日無朝哭乎愚見
乃爾不審於尊意如何

答宋文吾 辛丑四月

性與天道夫子之所罕言子貢之所罕聞而浦中諸賢開口便說有若日用茶飯縱令其言十分是當恐非鄰聖難言之義况未必其盡是乎昔宋雲坪自云以曾子之賢遊於聖人之門而費了多少辛苦最後得聞一貫吾乃今洞解是誠可異漢湖聞之曰士能之所自以爲洞解者特一貫章文義豈可以區區文義之洞解遂謂之洞解一貫道理乎况於文義亦未必洞解乎斯言真切吾輩所宜識戒也所謂心性理氣卽義理極精微處必須優游涵泳沈潛濃郁馴致心口相應足目俱臻始可議到上達是豈粗解義理

名目者之所能哉爲名理之學者所宜兢兢也尊門閒靜翁常云性說之爭幾乎玄黃終古斯文未有此事其所以憂患世教者亦至矣吾輩所誦味其不在茲乎承諭俾我推演爲言用作常目之真詮喚迷之妙諦是則往哲之所逡巡者豈愚之所及哉臨簣危喘待盡朝暮無復精神可述舊聞而難孤至意略貢賤見亦不出三淵寒泉兩賢成訓之外其不添枝增葉者幾希也惟願與吾文吾從平易明白處用功毋徒爲影響語也

氣一也而有本有末湛一氣之本而爲心之本體其

查滓遍體之內外輕清者爲氣質重濁者爲形質卽所云氣之末也心體是至神至靈氣質清濁粹駁有萬不齊故朱子云心無形而氣有物又云心比性則微有跡比氣自然又靈又云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心與氣質之別若斯其分曉而浦論認心爲氣質所以能變化氣質者心也是栗翁所云方寸虛明變化氣質者也心是氣質則其將以氣質而變氣質乎人之爲不善卽氣質之罪而以心爲氣質則是心體有惡何能一日爲善乎幾何不沮萬世爲善之路乎蓋人稟二五之秀氣以生故方寸虛靈卽此虛靈湛

一本體便已洞然初無聖凡之殊旣同此湛一故心性自同若使湛一有分數則心何能同體心有差殊則性何能無別乎明德卽心體之不累於氣質者而南塘以氣質當心體故有清虛靈濁虛靈鏡精粗鐵精粗之論晚年改見謂明德無分數然終無見於理氣一原惜哉栗翁有云人之虛靈不拘於稟受虛靈者心體也稟受者氣質也浦論不知是爲心與氣質之分而反援栗翁語錄虛靈底亦有優劣者而爲明德有分數之證所謂虛靈優劣卽動用而云爾也若屬動用則非直心有優劣性亦有優劣有優劣者氣

質也勿論心與性本然則一氣質則萬殊本然上何
可論優劣乎程先生雅言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
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
不善善哉言乎凡心性皆善相配則尤好何必謂心
有善惡聖凡異稟哉南塘又引大禹泣辜云堯舜之
民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之民以寡人之心爲心者
而爲聖凡心不同之證然此亦以氣質之心而言所
以能以堯舜之心爲心者尤可見心體之本同心體
若不同雖率天下以仁何能以其心爲心乎明德無
分數當以大學首章章句爲斷人物性同當以朱子

答徐元聘書爲正者盛見卓然恐無容議到也

心亦有本有末本是本然末是氣質雖有本末之分
終是一氣貫通故其未發也虛明體段直與理爲一
而及其發後或混氣質而失本體之善非心之罪也
二五之精人物之所同稟而其本則湛一其理則真
純以湛一精爽之體配真純无妄之理其體爲一原
其用爲分殊一原者理與氣混融無間之謂也分殊
者氣與理脈絡條分之謂也若於未發裂心性而二
之則亦有說不去者蓋載此理而不昧於一性之湛
然者此心也運此性而能著其萬理之燦然者亦此

心也心所以善以性之善也心本神明故亦能達性之善而無害以其性不能自立必待乎心也故心固以性爲準則性亦以心爲體幹心非性只是靈覺性非心無所掛搭若曰心雖不善卽其所乘之理不爲其所掩則是相離之過若不相須焉有以無形無爲之理而能獨立自行者乎又要其不相離也安氣質於未發則所謂大本若善惡之互有兆朕要其不相雜也析理氣於已發則於其分殊若彼此之各占地位豈不爲名言之差乎以故舉本末終始而言則氣質拘蔽固不外於此心之用而卽本體之與性妙合

者而言則亦可見一而非二一者一本也故程子曰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本善者謂本體之善也有善有不善者謂發而涉氣質之用爲其所拘蔽而不善也然則善處固可見理氣無間之妙而所謂不善亦是氣掩理而致然耳雖非理之本然亦不可謂無理此程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也於是焉理會則非直有見於聖凡心同體萬物一原之義亦可以默識也

浦論以孟子犬牛人性章註仁義禮智之粹然者豈物之所得以全哉者爲物不具五常之證而其不曰

稟而曰全者非不稟也不全也三淵所云體全而用不達也粹然二字亦當着眼不只云仁義禮智而必加粹然二字者卽云同稟五常而特不全其粹然者也不全以氣質而云爾以故朱子云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會說着考之經傳却有此意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又云曰天命之性通天下一性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犬牛人性之殊亦指此而言也據此則朱子之以犬牛人性之不同爲氣質之性者斷可識矣尤翁亦云孟子開口便說性善而其曰犬

之性牛之性以氣質而言也栗翁亦嘗以理通氣局四字論人物之性犬之守牛之順自有當然之則無精粗彼此者理之通也守而不能順順而不能守者氣之局也通者謂守與順一理局者由犬與牛各氣各氣上發用固物物不同而本然之全體亦未嘗隨物而減却分數也蓋性非別件物事物物上各有當然之則者是已當然是一箇當然惡可謂物之當然異於人之當然乎其不同者氣質同者本然本然一原同一地頭氣質分殊亦同一地頭一原非無氣不干氣事故所以着理字分殊非無理理爲氣掩故所

以着氣字既謂之本然則理之全體在是豈可以氣之局而并與本然而局殺說了乎局殺說了則有若面貌形狀真各有摸象者然烏在其理通而豈不成片片太極乎然則犬牛守順之性雖是各氣上本然不雜形氣就他本然上只論其當下體段則與人全體之性斷是一太極而已人物本然之性若以爲不同則是性有大小理有彼此非所以語萬物同體之義也

捕論太高看五常故謂物不具五常殆不知五常卽五行之理草木禽獸亦豈不稟五行之氣者乎焉有稟其氣而不稟其理者乎卽程子所云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者也蓋橫生倒生均稟五常所謂五常約之爲健順又約之爲太極有則俱有無則俱無若謂物不具太極則已謂之具太極則太極爲破碎不全之物其可云萬物統體一太極乎彼把太極爲兩截者恐過於分殊致傷一原豈不可悶乎

洛建之論鬼神專從造化功用上闡發體物之義不及乎神祇之鬼神而三淵始言鬼神有三氣機也郊壇也物化也氣機卽寒暑晝夜之消長也物化卽陽

塊陰魄之合散也郊壇卽山川星辰之升降也如是言之殆無虧欠而中庸鬼神其曰體物而不可遺則統言此三者也然視不見聽不聞則恍惚玄微靡所依據故特舉祭祀之鬼神以著其洋洋如在而三者包在其中也夫鬼神雖與理妙合無間終是形而下者則未可曰理當於盛矣乎三字會得氣上看理恐宜蓋鬼神天地之功用若喚做理則是理自有作用要其性情功效上認取實然之理性情指體物不遺微也功效指使承祭祀顯也合顯微而訓德也其曰鬼神之爲德德上必加爲字猶言鬼神之爲鬼神也非謂鬼神是氣而爲德是理也始贊其德之盛終結之以誠不可掩者乃所以歸重於實理也

與李景學

宛在○甲辰臘月

萬山冰雪一燈禪龕同志齊會名論迭發計應有多少真樂也程張與國之會講論終日而猶作疑語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不但決其必無亦甚幸其有此一日之樂亦應說得及此也癘病垂死無緣臨諸賢之後尤翁詩諸君正有三湘興老我空慙雙眼昏政道得此懷也近日盛業見在尙書否通其所可通而毋強通其所不可通如朱子訓否難

曉處不必強費心思縱令強解亦未必是於其平易
明白處熟讀而有得焉殆不可勝用也言中自堯始
言心自舜始言性自湯始言學自傳說始是爲平易
明白而萬世學問之真詮正諦也吾輩所交勗在茲
而自念朝暮且死將無以收功一原已所未能願高
明之爲之也

答李景學 乙巳二月

韻書理訓道道訓理理道卽二字而一義也易繫形
而上謂之道註亦云其理則道也費隱章句以道之
體用言而語類以理之隱見言亦發明道是理也恐

非分言也栗谷有云理之散在事物其所當然者所
謂費也用也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是其體也理
以在物而言道以流行而言其實一而已矣
君子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以存無妄之誠然若有難
制之忿易流之慾未盡善而有過者誠之所由虧也
故懲忿窒慾損去其已私遷善改過資益其天理然
後可至於誠是則乾乾之用莫善於懲窒遷改也損
其所當損益其所當益莫大於懲窒遷改也其曰莫
是過者卽言莫大於是者損益也
魂帛神魂之所依將返以木主者也尸柩體魄之所

在一往而不同者也朝祖者以體魄之永辭也以神
魄而代體魄豈非失朝祖本意哉蓋人家祠屋狹隘
難於遷轉故往往廢禮丘儀亦以塊帛代柩謂非古
禮而猶愈於不行沙翁之載諸備要者用備一說非
謂其可從也廟宇可以容柩則自當如禮不可苟且
從俗也

答李景學 庚戌七月

次長房廟龕當虛右用奉祧位不可不先告告辭在
下

維歲次云云顯高祖考某官府君顯高祖妣某封

某氏祧位今遞遷于不肖之房改題神主奉安右
龕府君神主差退左龕謹以云云

答李景學 庚戌九月

主伯叔父母喪者虞卒祝無見于禮者援用慰狀答
辭摧痛酸苦不自堪忍八字恐不爲無據也自虞至
練祥恐當通行喪畢後忌墓祭祝只用不勝感愴四
字恐宜

與李大汝 鍾愚 ○壬寅孟夏

顧亭林先生夷齊之倫也每尊閣遺書用當一部陽
秋而讀四謁櫝宮文至黃圖如故乍驚失鹿之辰白

首無歸終冀攀龍之日自不覺聲淚俱發如此者方可謂畢義盡忠也彼李光地徐乾學輩靦面無恥安得免此公之罪人乎本集八冊肅此璧呈幸視至焉雅亭李德懋所輯磊磊落落書即 崇禎忠臣傳也載籍以還亡國正終未有如 毅宗者以故鼎湖天墜到處攀髯望帝魂歸自然啼血穆滿之一軍田橫之五百皆從而殉其所以致命遂志者與日月爭光而生者自靖東海之蹈西臺之哭雖歷萬世光景常新每勞寤寐如見其人於九京凜凜有生氣欲從之遊而不可得也聞貴所見藏是書可蒙借示否謹當

傳寫後卽完也

答李大汝 己酉八月

爲人後者在於父母并喪葬後者初無父在之可言恐無爲父屈降服母之義不合用父在母喪之禮禮斜到日先成父服繼成母服同服三年恐爲得中也

答金甥 炳圭 ○癸未五月

汝見朱子勸學箴乎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少時不甚覺其言之沈痛今忽忽老至追念少小悔不可追汝必諦斯義及早爲力千萬加

勗異日相對用刮我目也聞汝見官屬之無禮者則輒施楚撻云然否施罰官屬非衙子弟事且見無禮於官屬卽汝所自取曷不反求諸己爾爲此非分之舉乎過此以往不復乃爾勉加自重毋貽羞辱也

答金甥

乙酉嘉平

聞汝居然生子殆欲拍案叫奇不克對汝慈氏說與嘉慶彌恨泉扃闊邃耳汝尙不能做人而儼然爲人父莫無知媿否兒生在地若無省識而良心真切靡所誘奪培養於有知之初感通於無言之際者是有實理故古人所以教子初生也然苟非真誠積中德

華著外未足以蚤諭如汝顛蒙何以與此然繼自今勉自策勵

與金甥

癸卯二月

聞來風雪省况益裕三餘所讀何書有所繼者否昔先輩多是晚成朱雲四十始學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終成碩儒今人或以冠婚未學便稱失時因循面墻不自奮迅竟致窮廬之悲歎是爲通患也亟念此意及早施力母底後也之悔至望至望

答李成汝

勉愚

保汝

大愚

○丁未三月

支子攝祀者若無父兄遺命則啓殯日當告攝祀之

由如陶菴說而尊門則既有素日治命無所事于夏
告然事異常經恐不容無告

陶菴雖有有權攝之舉而題主則無旁題之說然凡
係遞遷長房者亦用長房名旁題支子攝祀無不可
旁題之義當云介子某攝祀祝文亦當云攝祀介子
某也

攝祀之亦宐告廟而在祔祭前日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攝祀玄孫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云

云顯高祖妣云云列書諸位伯兄早切無子先考府君

宜立嗣孫用主喪祭而靡所繼絕不肖因先考遺

命權攝祀事彌增罔極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答李成汝保汝 戊申陽月

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質言恐不可混看所引語類
說上一段釋邵子兩儀天地之云非釋兩儀二字細
釋則可見也兩儀者指始爲一畫分陰儀陽儀也儀
之爲義匹也偶也胖合之謂也陰陽對待故孔子喚
做陰陽爲兩儀天地亦對待故朱子喚做天地爲兩
儀兩儀無定名隨地頭而云爾也圖說註分之所以
一定而不易即以分陰分陽而言其對待也天地亦
陰陽中一物則卽陰陽對待而天地定位包在其中

答李保汝 壬子暮春
春行冬令卽論起居冲和應榜隔日巾屨應返京第
莫無破惱於榮問者否往哲登科有不受墨戲者以
士不可以不自重也賢者亦應見得斯義也

答閔子兼

達鑄○庚子五月

所後喪卒哭及耐祭不可遷耗於本生喪葬後蓋卒
無時之哭屬昭穆之次不容少緩也然則令胤爲其
所後喪三虞後卽行卒哭及耐祭是爲得禮也

答閔壻

達鑄○甲申陽月

程子冠制度考諸程書有曰伊川所戴帽桶八寸簷

七分四直而與全書兩程像所戴者其制不侔故嘗
做像本製成而不屑屑於尺度矣右本送去依樣造
着爲可程冠似用布帛而以駿以竹俱無不可也服
堯服行堯行是亦堯而已冠程冠而不能學程學其
異乎曹文之九尺者幾希也知所發省否

與金春卿

元植○庚子六月晦

曠歲貽阻戀繆縈抱卽論溽暑侍度元吉新 命出
自特恩計應感戴無極昨接爛報已肅命矣將持被
否唐宋以還世祿承蔭者自在飲乳製公服而弄之
若是者直是戲劇恐未足爲後世法也二代教人有

序而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非未四十者所可能也賢去強仕之年尙有二十餘歲縱難壹遵經訓今茲之出無已太早乎仕宦尊志往哲攸戒老用其才熙朝盛事專致讀書待過數年而從官恐未爲晚也一謝已伸分義辭遞恐爲得宜未知雅衷如何昔同春先生二十五歲拜洗馬愚伏鄭公勉出沙溪聞之以爲賊夫人之子春翁竟不就曾以斯義舉似於尊先庭筮仕之日更爲賢者誦之出處雖云冷煖自知知舊之所宜與聞故不嫌覲縷可諒此苦心否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乃

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程叔子說得此意真切賢者姑難解此箇道理而亦宜玩味用自樹立圖所以大器晚成如何如何

答南元性

乘善 ○ 辛丑元月

逮事從高祖者未可以服盡而昧然無事三日袒免成服具吊服加麻臨喪事則用之既葬而除恐爲得禮也

答奇羽用

文鉉 ○ 辛丑二月

學宮首善之地以讓爲禮而讓莫大於尚齒卽所謂燕毛所以序齒也生旣別長幼爲坐次則歿亦序年

數爲定位以故尤翁於訥齋息菴合享時告高峯文亦云以世序先後訥齋先生居西位息菴先生居次位高峯先生居東位神道尙右故以西爲上卽出於序齒之義序齒爲重則本院之賓主恐不須論也訥思兩賢與高峯年序有先後而處於兩賢之下則在高峯不少貶損若處於兩賢之右則竊恐不安於肸鬻神理人情恐當乃爾也宋子大至春秋享祝次序先高峯而後訥思者恐非以位次而然耳卽書於告高峯之文下故也當以告文中西東二字爲位次不易之定論已矣仍舊無改是爲得正未知如何

與許勉汝

懋 ○ 辛卯六月

卽日滂暑起居玉蕊晚接爛報則座下光膺府辟掌教一方世間公道猶有不泯者存不爲座下賀而爲世道賀焉作成一鄉譽髦偕底大道卽座下所宜擔荷平生畜積政好展施不識己幡然乎姑未然乎子於漆雕公既勸之仕而又悅其不自信何也豈不以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乎座下學優矣仕亦晚矣晚暮一命未足多少在座下自昭明德分上未若不改初服之爲安素履也孟子所云不得志獨行其道是謂山林中獨力擔當與人講學是亦行道

不專在於出而有爲也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
定脚人斯詩警絕爲座下誦之男子五十行藏已定
曷可忘年冒出自貽騎馬聽雞之譏哉應不待奉勗
而知自爲計也苟其然者已見大意可但讓美於子
若哉

一有猶言若有若有者間或之辭也卽其不能全性
之中若有能盡其性者云爾蓋言其難也此與正心
章一有二字其義不倫

昔人稱述孔聖處多云孔氏篇題所云孔氏亦未必
包子息而言也朱子嘗云傳文成於曾子門人子息

以授孟子無疑則兼孔氏祖孫看亦不害爲據實也
明德者心體之不累於氣質者也心體之湛一精爽
氣之本也氣質之清濁粹駁氣之末也本則聖凡無
別末則有萬不齊末之不齊非心體之罪也故曰心
之虛靈不拘於稟受稟受者氣質也虛靈既不爲氣
質所囿則明德其可謂亦有分數乎苟有分數則何
所施而止於至善乎或者以燃蠟焚膏光彩差殊爲
明德分數之證者莫無近於鏡鐵精粗之說乎譬諸
心則火是心也中間明燄是心之靈也通照者才能
也明有分數者氣質也混氣質於心體而曰心有善

惡聖凡不同心苟有惡則不能主宰一身何所據而變化氣質乎爲此論者莫無沮萬世爲善之路乎洞見心與氣質之分者始可與語明德也

釋經當究本旨矩者心也心是明德所謂絜矩者所以明明德於天下也須釋以度之以矩方是文順理勝也章句云因其所同推以度物或問云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兩者皆先釋矩義粟谷亦云所同者心卽矩也然則諺解以矩絜之者恐得正義也江書恐爲初年說當以答周舜弼書度之以矩而取其方云者爲晚年定論耳

曲禮鄭註曰弔傷皆謂致命辭也據此說則傷與弔皆生者致辭之謂也蓋賓弔主人之時知死則致其傷悼之辭知生則致其弔慰之辭非以傷爲哭也類編曰哭死曰傷問生曰弔弔而不傷只弔於喪人而不入哭於靈筵傷而不弔只入哭而不請弔於主人也據此說則傷弔皆哭也禮貴乎誠故方氏亦有近諂近俗之論然如戚誼世契宜相識而未及相見者曷可準以不知者之例而不傷不弔乎况弔傷皆致命之辭則非謂不相知則不哭也愚意則知生者亦當哭死知死者亦當哭生恐不可太泥曲禮之文而

當哭不哭也
禮固有壓屈而不敢自伸者矣至若先生長者之前
恐無壓尊廢禮之義然則侍坐於君子客至則起拜
揖致敬禮無二敬非是之謂未知如何

與李梁山

泰淳○丙子陽月

冬日可愛在旅氣度萬適否伏聞膺東壁之選趨西
清之幄雙日登筵隻日侍講備顧問而裨聰明昔
賢所云惟好堯舜周孔之道不爲語言文字之學者
於是焉可占爲之聳聽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而
君德成純專責經筵幸自任以啓沃之重言簡理明

色溫氣和發揮道妙感格君心克念典學之要以爲
出治之本是爲所仰望于執事者也文純先生常秉
謙德雖不以世道自任而入而講說出而章奏其所
以反覆開導委曲接引者咸從真誠中出來上以動
人主之聽下以服一世之心永爲百代之章程竊計
執事所願學在茲區區者亦爲執事願之也

答金教官

聲大○甲申臘月

宣廟朝命選儒臣撰定經書諺解值壬辰兵燹而罷
及辛丑又教曰經書諺解亂前始而不卒今宜博
選經學儒雅之士設爲校正廳急速撰進李月沙諸

公遂膺是選設局於南別宮而竣事印行故謂之官本諺解卽今見行者也又有所謂栗谷四書諺解壹遵中國句絕且解釋音義真正不差非官本之所可及也惜乎其不及於三經也官本錯解處殆不勝喻數百年來承訛襲謬莫反之正蒙學後生習熟見聞全失音釋詎不悶絕哉

心一也而儒者說心卽神明而該實理故有所準則釋氏說心昧大本而主靈覺故自歸空寂所謂觀心只是瞥見其靜裏虛景而自以爲常見光爍爍地便是有箇主宰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斯

爲朱先生片言劈破者也佛者所謂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名近而實遠虛實之分也其所謂存心者或專尙虛靜屏除思慮或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故曰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着若是者適足以壞心之體滅心之用絕物而後己是安足謂存心乎先儒謂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而心性一致則無見於性者安能有見於心乎有見於心則自應有見於性也卽其觀心之云而可驗無見於心也心是一物詎可以心觀心乎此與聖門操存求放義諦不倫宜先生之辭而闢之也主靜固爲根本工夫看未發氣象

卽龜山門下相傳旨訣而朱先生猶云羅先生說終
恐做病又以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說多着靜
不妨謂終是少偏才偏做病從伊川說只用敬不用
靜存養省察皆當以敬而從靜處做起也延平之觀
未發卽其靜極便自見得心體實理而先生猶患其
偏况佛者之幻空乎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爲性
認理爲鶻突爲黑影者豈有已發未發之可言而可
容倫擬於延平之主靜哉蓋心是一身之主宰而敷
施運用全在於心則所謂精一操存所謂盡心知性
存心養性何莫非心之所爲而皆順其理之自然耳

故不曰以敬直內而曰敬以直內曷嘗以心使心如
釋氏之以心觀心乎凡所以斥異端者卽其似是處
尤宜痛闢爲慮其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此聖賢憂患
世教之苦衷也推斯義也致一吾宗者當守之以城
郭甲兵俾不敢乘虛猖獗曷可援吾說之相近立彼
敵之證案哉

答李兵使 鍾英○丙戌元月

古之膺師中之吉者舉咸讀書明理故能爲國之寶
而得士之心扶義而動推理而行制勝於樽俎之間
弭變於談笑之頃方可以式辟四方也人間無不識

字英雄則司三軍之命者可以不讀書而能之哉如
尹吉甫之爲憲萬邦固尚矣如漢壽亭之好讀春秋
張度遼之講誦自若岳武穆之好賢禮士博覽經史
剛柔兼裕仁智并施爲文武全器者歷歷可數若至
近世故大司馬具公善行手不釋卷而好看性理大
全皆可爲令所宜師法者也尊高祖大將軍公制梃
于海西也常讀論語一部此事尤好遵用千萬努力
修文講武蓄恩不倦惠訓不疲用副 朝家干城心
膺之托至望至望朱先生贊歎諸葛公曰知慮之日
益精明威望之日益隆重者寡慾養心之功與爲多
焉竊爲令公願之也

答鄭五而

在篋○己酉二月

殘局破敗戛戛乎下手不待盛諭而稔識其真境實
際以鄙家之桐鄉也嶺左山水海東鄒魯八字卽先
王考手筆而鑄揭官門尚保有其舊否每誦雷淵詩
南來不唾陶山石爲是前修絃誦邦叵耐興慕也可
能興行儒化克紹文獻先生安陰徽躅丕闡退溪老
子玩樂餘教否教化風俗卽爲治之第一義諦餘人
尙云乃爾况座下乎幸益慥慥於振民育德壹遵程
張二子晉城雲巖成法如何如何晦翁詩若知赤子

元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一句爲座下誦之

與姜成百 鍊○庚戌半夏

大闡仰賀行將推孝子新榮晉壽闡之崇秩 恩光
倣被瞻聆咸聳爲之贊頌但人心易高險塗難盡既
得之憂甚於未得以故往哲不以竊通得喪累我靈
臺聽天所命而行性命之正出處行藏皆非有所爲
也於其身所處之義當然已矣然則抱紅牌卧白山
靡往非康莊坦道何瞿塘灩澦之可憂哉是爲先事
而貢愚者也

答李昌城 根示○庚戌元月

官民交孚百里蒙惠豈非細事均氣同體在天地間
不忍之心人所共有得行吾志詎非可樂哉正以處
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
下敬以處事斯爲居官之七要故爲令願之善乎呂
東萊之訓曰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
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忍之一字衆妙之門
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
事不辦可能體會否

答趙校理 在應○辛亥復晦

承喻 兩聖朝論語畢講後繼之以詩經 召對則

鄒經固宜遵述而朱先生雅言論孟工夫少得效多
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倫當務
切已則同今日進講孟子之先於詩經者是亦時措
之宜也况今 召對必用通鑑者亦出於經經緯史
之義恐非可已而得已者也既被私相講確不敢不
妄貢鄙見用備裁擇恐涉分外不任主臣

答李長連

完熙○庚戌復月

地雷將奮省僕茂對用膺剛長之吉否公餘呻佔見
在何書承喻悃款句句之正諦字字之真詮苟無敦
詩說禮之素業亦何以與此贊頌切切近檢剛峯海

公瑞居恆著嚴師教戒召神立腔子下誨之曰瑞乎
汝知汝之托形於天地間者乎天付完汝節汝須完
之母宮室妻妾動心母恂恂易操母財帛世界而中
流不砥母對人語雄而愧影愧衾母質冕裳參狐貉
而有媚心恥心母疚中而氣餒母矜能而諱醫母自
許竊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而終或不然有一於此
不如過死公執此以往終身誦之自謂聖人復起不
能易也斯人斯事警絕千古乃所願在茲而力不能
與惟賢者可以與聞故聊復云爾信能畢生誦法則
非直做當世之卻穀勉旃勉旃

與李元平 容準○己酉復月

舍閒就劇卯酉爲役體節莫無告愆否知山趣者不
必命履但軒窓中有堆藍抹紫卽堪注目得酒神者
何須枕麴但梨花蕉葉雜置案頭時一摩挲便已心
醉斯爲昔人名論信能忘懷得失則無勞逸寂喧而
供吾情之所適也公餘暇日可能有伊吾鑽研之趣
否曹瞞戮尸事已蒙謄示之約幸取杜註本文錄示
申望申望

答申用柔 楫○己亥元月

外祖父母與內舅雖同是小功而內舅則與外祖差

殊成服後無不可赴試之義况出繼降服者乎

答朴叔道 齊近○戊申復念

祔者所以祭昭穆之次而屬之疏曰孫與祖昭穆同
故以孫就祖而祭之也故雜記曰王父死未練祥而
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疏曰王父無廟其孫就王
父所祔之中而祔於王父也推斯義也既有當祔之
位而用中一之制則詎不未妥於禮義乎蓋祔者非
專爲祔食爲其神之始欲其上屬于祖考昭穆之
次有所依歸也所謂中一而祔者祖父母生存則祔
諸祖父之祖父高祖玄孫亦同其昭穆故也以長房

而祭高祖則當祔食於高祖尤翁亦嘗云爾然亡者
祖廟既在宗家支子當用紙榜行祔祀于喪家而宗
子主之當前期告由于祖廟恐宐祥後入廟當用中
一之禮祔于亡者之高祖以祧主之遞遷在家也祔
祭與祔廟之不同各有精義也

答朴叔道 己酉臘旬

祧主權奉宗家別廟時不可無告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庶玄孫某官某敢昭告于顯高祖考
顯高祖妣云云神主當祧遷于不肖之房而居遠
家貧無計承祭謹遵近例今方權安于宗家別廟

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祧主權奉宗家別廟之日亦當告廟告辭在下

維歲次云云孝玄孫某敢昭告于

列書云云顯六

諸位

代祖考某官府君顯六代祖妣某封某氏祧主當
遷于次長房而居遠家貧罔克承祭今已權奉祧

主于家中別廟謹以酒果云云

上同

祧主移安宗家別廟後當即改題改題次長房主其
事宗孫之居憂恐無可拘向後攝祀時當準禮行事
不可用宗家喪中行祭之例也朔望之參名節之薦
當先別廟而後家廟是爲不先父食之義也

繼后子若已被髮奔喪則不可入廟自告服人當替告告辭在下

玄孫某切而無後取族人子某爲嗣禮斜 命下方舉哀敢告

八筵告辭當云宗黨議定取府君族子某爲府君嗣公文已下今方舉哀敢告

答洪同知

龍普

卽服手札仍審滂暑令僕因憇荷切切承喻中夜檢身不覺羞愧莫無以邵年佐幕而云爾耶太公望尙矣勿論至若范長生九十餘身兼十二部事羅結

百七歲爲侍中以神爽不衰筋力爲禮也若入幕之賓非所謂形役也祇是贊畫謀猷而已則被賢主詢髮之禮非過也古者以良士而佐賢侯克運幄中之籌用稱席上之珍許韓之被辟於張建封溫石之見羅於烏河陽是已如此者裨補闕漏化及民國詎但重弓旌而光樽俎哉令公平生窮財賦之源委達生靈之利病嘗有澤被一國之願真所謂大心衆生區區所感服也今焉處有爲之地夾贊賢侯施惠救民遇事遇物得行吾仁信能盡其誠力雖救一方與均諸路等或吾心已盡事不克濟其心其德與揀億萬

人等也近世佐幕者惟財賄是須惟聲色是務主帥有視民如傷之心而澤不下究者中格之也譬如嘉禾農夫豐植之是薦是養而蟲螻焉恣其殘齧豈爲復有嘉禾哉如此者豈知所謂存心愛物乎以故少成功而多敗事不容不識戒也令公一副苦心存乎慎終如始賓主俱榮是爲所拱竢也

與吳士慎

謹常○戊子四月

頃者奉勅以廢舉研經而自笑大言無當難保其怡渙憑聞不赴三製劬心于近思節要羣書區區不寐之喜詎但爲座下地哉顧今聖道寢湮儒術不行斯

文一脈其存如縷譬如敗柱腐楹榱棟垂頽不有剛確不撓之士相與支拄則大廈瓦解人無所庇往往巡簷浩歎繼之以捫心或說與世人而聽我藐藐惟座下言下卽契乃能回光返照斂華就實若斯其遄苟不固相信甚篤亦安容乃爾爲之感服士生衰晚舉不免倒東墜西列方者不能自樹喜圓者易致失已昔人所謂絕跡易無行地難也以故古之君子遺世獨立亭亭萬物之表不受世之滋垢然而不讀書明理則不知所以修身者爲何事要汲汲於問學者殆以此也學問在求實地不專致則不能而局外鴻

鵠非直其智之弗若已矣然則不廢功令不可以爲學是所謂絕利一源用師百倍者也所云爲學如五穀適口可久可常初若無奇異但不得則死而不活耳亟諦斯義彌加擔夯不淪於半途而廢如何

與吳子範

致箕○丁酉六月

聖門雖遠信步可到而舉多不半途而廢卽識量不足之所爲致也韓穉圭平生不輕以膽許人爲學亦靠膽力然不明目不能張膽不小心不能大膽故膽在所養而識先焉是亦前人名論任重致遠者不可以不體此意也流俗開口便說爲學者必餓死非所

以爲門戶計父兄之所教詔惟有科宦而已世道之交喪卽以此耳信能得正而斃則餓死亦何足恤耶榮身肥家希世取寵者尠不爲門戶辱祗當安分知幾從吾所好而已是爲天理當然吾不得不然者亦何關門戶事哉亟諦斯義先立其大寧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合道之徒步貴其所羞而賤其所貴如何如何人心之欲無窮而富貴之溺人爲甚故士無進取之志而後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善利之分儒者之第一義

答吳子範 丁酉八月晦

充牣示喻咸從踐歷鍛鍊中所流出非咄嗟取辦於
筆舌者尊閣展繹欲令病眸撥雲非直費屢夕燈炮
何由揭此名理塗一世之耳目喚迷途之醉夢乎聲
利滔天名節掃地進取之外不知有餘事泯泯焚焚
罔攸止屆幾何不乾坤息乎國不爲禁而自致焚坑
之風士自譏笑而僂成僞學之錮者何其言之切中
時弊也然焚坑之世猶不絕東魯之絃誦僞學之日
亦自有紫陽之傳受而今也則以儒名殆莫自容然
不容何傷祇宜坐吾室讀吾書要盡吾受中以生之
理而已世人之毀譽是非何與我事哉宋先生嘗歎

人之不能修身曰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
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道義足
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斯爲吾輩所
宜畢生警惕者也哀侍自從孩提被服尊世父文丈
身教克自樹立庶幾知及仁守詎或慮半途而廢哉
然行百里者半九十里非力不足也志不強也以故
爲山者基於一簣之土用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於
三寸之坎以就百仞之深懸巖滴瀝終能穴石規車
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
者積漸所成也爲誦所聞用備始終條理之義諦焉

禮啓殯遷柩自是一事故啓殯告以遷柩且有啓殯而無破殯破殯日家說也若從俗破殯隨其日時則當別設奠如朝奠而用遷柩告辭恐宜發引前日不宐疊告

儀禮代哭如初註云棺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聲然初喪代哭止於未殯爲柩見也推斯義也啓殯而哭至窆而止恐爲得禮也第今俗所謂破殯與遷柩不同日則未可謂已啓殯而代哭代哭當待遷于廳事然今也則無遷廳一節朝祖後行之訖于下棺如何如何

改葬設靈座者卽爲尸柩所在也出柩而旋殯於舊兆則當其殯所而鋪筵饋食無魂魄神主而設饋於所館則竊恐無義也今俗所謂成殯非掘坎塗殯只安尸柩而已則尸柩所在何可廢饋乎

答安汝必

壽祿○辛酉菊月

尊從氏袖致瑤華承領慰濯如奉芝宇矧審高秋省候增重見讀何書溢幅辭教有以見如不及若將失之意三復以還不勝欽仰辭敬軒嘗曰苟志於學天必遂吾願此意儘有味也幸須毋少退托益加擔扛以石潭先生所謂一毫不及聖人吾事未了一句語

爲究竟法如何若其用工之方固多端而亦不過曰
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三者
而已如愚者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願吾人之加之
意也以兄英才苟能真切立志真切立腳何遠之不
可到耶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